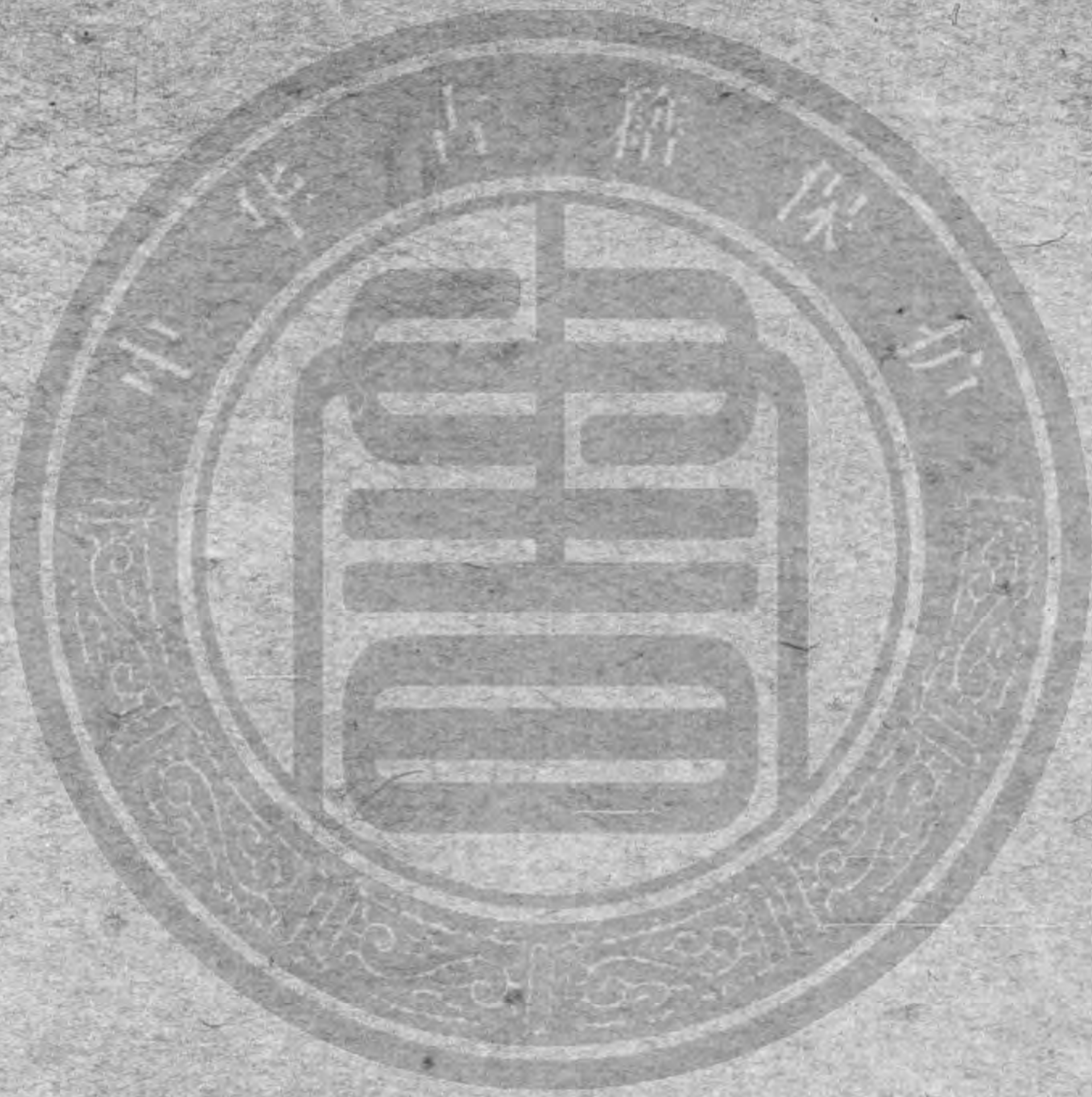


九

65412
29



旣甌洞藁卷之四十一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
新安方尚贊校

序十四首

福建文舉齒錄序

嘉靖甲子科



是歲閩士之舉也余寔奉命猥臨之故事賢書旣
上士得別為錄以敘齒錄成來謁余言余因進而告
之曰鄉尚齒禮也卽士相見禮有不可廢矧同閩產
又同一日舉其為是錄意不良美哉夫士脩於家俛
首下帷託足不踰環堵與其鄉之人曾未有總角之
好左右之容及試於有司則又攘袵抽毫爭為曼辭

以相雄視其鄉之人不啻若巨敵在前蛾眉竝御迺
今接塵而遊驪若平生先齒尚讓退然不有其賢智
已又申久要之盟結縞紵之雅書名書世書里書昆
季孳息固將人歸於好而世世脩之勿替然則士之
爲交豈必有夙昔以技相雄而卒以禮相下如是蓋
信乎遇合之非偶而應感之起於機也何者聲應氣
求各從其類人物之大致也故龍興則雲豹變則霧
風疾而鵬舉候至而蟲鳴皆非有以彊之攀鱗附翼
之士奮迹於

三
明中興之時師師協虞濟濟寧周機固爾也此豈

獨闡爲然余於是役竊有榮焉所不能爲士釋於慮
者則謂大同之道非以迹耦而貌親也揆於理而善
用其情情有所必致傾蓋白首如一日理有所不詭
獨立共濟如一身孔子所以稱久敬爲善交而繫睽
之象則曰君子以同而異夫異者所以能同而可久
也故夫五聲異而成樂五色異而成文五味異而成
調士不比周趨和而後能釋私圖以遵大道固有各
持其議而同乎布公各秉其尚而要之歸潔者迹相
反而實相成也藉令無以相成則連輿接席渺若異
域游揚借譽終乎造費豈所以語大同之道哉昔者

周公攝政召公疑之作君奭君陳周公乃稱湯有伊尹格于皇天召公乃說夫其疑也何以異其說也何以同余與諸士居則師法孔子出期不負伊周卽所稱說大同之道豈諸士樂聞乎至如翟公署門孝標著論蓋激於異態而指人情爲太行孟門勢有固然余不欲爲諸士殫述矣

廣東文舉齒錄序

隆慶庚午科

余與有司舉揚越之士七十五人業已具賓興之禮獻書南宮矣乃諸士退而惇序尚讓別爲齒錄以紀其經術里居及夫家世昆胤較然有第蓋遵恂恂之

訓不欲以藝能相甲乙意至厚也錄成有謁于予予因進諸士申告之嘗讀左氏稱祁奚能舉善曰惟善能舉其類及孟軻氏則又謂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由此言之舉善與友善其則皆取諸身也而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予不佞何脩以逮祁奚顧士且舉而不以天下士望之又豈予心夫善無廣狹惟吾所詣友無衆寡惟吾所因故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彼其比肩千里且暮古今蓋所謂有之者也苟非其有則總角之好不

必終而胡越起於樽俎者不少矣今諸士產同國舉

同科而又脩通家之分以講於世世卽七十五人惟一心殆松柏不足喻日月不足誓也持以友天下奚難焉而予又何過計乎所爲惓惓則有不能概於中者昔人論世之治也君子小人刑善不爭及其亂也君子小人爭善無禮夫刑善同歸於善爭善同歸於不善是故理亂之機伏焉非細故也百僚師師多士濟濟虞周之盛蓋萬世所嘉樂而謂不可復覩者而諸士以一日當之彼豈誠絕德哉且士旣離疏釋躋登用有階由一日惇讓之忱以要諸終身由七十五人刑善不爭之義以風乎天下日與天下士集思廣益以共翊

明主入則同心啓沃出則畢力經營垂光虹蜺流聲竹帛豈惟不負所舉卽社稷靈長有嘉賴焉此又可以一鄉一國之士論耶若其貌親而實違初許而終背陽諛其能而陰持其短傍伺其釁而污鱗以中之此則市井之薄道而人倫之慚德諸士必不爾類也至夫緣飾游揚比周賓正卑疵而前纖趨而語相導以勢相引以利迹雖近厚亦魯連所慨權貨交非大同之道也又豈足爲諸士願乎風土記越人性率朴每封壇定交祭以丹雞白犬盟以上下四方今諸士

蓋不假此矣使初終情僞之間一有未之能信曾鄉人不若也何以稱天下士其識之

貴州文舉齒錄序

萬曆癸酉科

今天下執圖經而談方岳者莫不廣內地而隘黔以爲黔故蠻府不足以當諸行省之一隅是何闇於天地之大觀也必若所謂將羊狗未變服而夜郎猶遠人耶夫黔自新造二百餘年所不備者職貢方物耳而士之貢名于朝者業已視諸行省有衆寡而無低昂非復以狄鞮象譯通也至論萃五方之英發千百年山川之藏氣而冠冕俎豆鬱然成都庶幾於兩畿鴈行焉才豈畫地而生哉不佞產畿邑仕爲

天子耳目臣習見五方貢名之士不少矣異時其託交也有情有不必情而其致用也有濟有不必濟此又有所從來非以地爲廣隘語云百不爲多一不爲少則閱世之槩乎茲有司舉黔士不佞寔猥臨之以文文同以揖遜揖遜同兩畿諸行省何加焉夫談者之隘黔談者之不廣也士亦思所爲自廣乎今夫冥鵬搏扶搖而上九萬里蜩與鸞笑之曰我決起而搶榆枋奚以九萬里爲神鼈冠蓬萊而遊滄海羣螳往觀之曰彼之冠山何異我之戴粒此廣與隘之形也

夫愚者自多不肖者自賢者也士由忠信篤敬之學
文其辭揖遜其禮行且出疆入國與兩畿諸行省之
士遊其毋自多自賢事其勝已者而遠其不若已者
卽一人受天下之善三十人可以當五方之才不亦
廣乎故曰江河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予又聞之
上士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士所與居皆其所愛也
下士所與居皆其所侮也七至三十人豈無可畏且
愛者乎畏且愛之矣而又自求其不可侮以此友三
十人亦以此友天下士是所謂廣其在我者也非必
慕內地之足炫而改黔之故以徇之也夫馬之似鹿
者題千金然天下有千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豈
賤真而貴似哉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故士不
務自廣以適於用徒欲改其故以徇人何異乎千金
之馬而化爲鹿哉適諸士以齒錄請序不佞竊有意
焉因述此以廣之

貴州文舉齒錄後序

萬曆癸酉科

有司舉明經黔中得三十人多予所收異等士士方
以賢能書爲名高已乃折節脩年結同袍之分申久
要之盟爲錄謁予敘予所睹於三十人者又襜襜翊
翊若是人相驩家相睦也因告之曰子見置社者乎

攜擻而築之端冕而祀之夫社非攜擻不成社成而不敬祀之卽神不爲賴予於諸士寔類焉今諸士哀然起經術爲公家用殆予端冕時也嘗聞祀社之言曰穰我稼毋以窶汙蕃我殖毋以岡隧毋曠毋潦毋螟螣蝨賊庶其粢牲以時享不則八蜡不脩焉用社此爲其井里祝耳士出而受天下事天下之責備焉非獨井里人望之也其將視天下一井里而俾之人相驩家和睦乎則何以稼殖之無寧曠潦之螟螣蝨賊之已乎夫井里天下天下士也其道在和而不同孔子有明訓矣又謂三人行有善有不善皆我師也

況三十人乎夫心師其人而從善改過由已是和而不同乃所爲大同之道也持大同之道以往天下有一善與從之有一不善與改之安見三十人隘而天下廣乎藉令以耦跡爲同則三人人耳三十人人耳同疑植黨異疑離羣又豈能強天下之衆而與之貌合哉故夫自多其賢人得以缺擿之自智其計人得以敗窮之自勇其斷人得以難概之進或壅塞退或距違茲異之過也若乃譽小善而養其巨慝就細娛而遺之深憂急近名而損其大志比周以市尊游談而賈重茲又同之過也是以聖人貴和黜同異而執

其理不務獨行以違衆亦不與一世同波流惟吾所從違舉錯天下見以爲是不加信天下見以爲非不加疑要於當理耳予不佞諸士猶以一日之長北面事之故所患不在長幼之不序也其早辨於和同之義毋爾硜硜然從井里人刻木爲信哉

廣東武舉齒錄序

隆慶庚午科

頃予從御史臺錄武士海上得三十人上其書大司馬矣巴士又自爲錄先齒尚讓蓋人人自喜云予亦聞而喜之爲御史臺得士也士因謁予序其事序曰竊聞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鼙而鼓之

謂言之入人有難易也予結不暇遠引請得以士所素習喻焉昔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凡三延射其初去者半入者半其再去者半處者半其卒勵有存者諸士之入殼也殆所謂勵存者與嚙嘻亦難矣方御史臺試士設侯羊城之東重溟在前五嶺在後白羽若月赤羽若日士之奮臂擻纓而聚者千餘人已乃申令齊馬足金之使進鼓之使退莫敢不用命已乃擗銜抉轡鳴弦發鏃曾不須臾鏑隕如雨矢叢爲林士相視其誰非敵國耶然以騎命中十之五以步命中十之一逮釋弓矢而射策則三十人之外

無聞焉嚙嘻亦難矣夫弓備六材矢脩八法然後能射至於成射則以三揖三讓爲節卽校藝而禮教行焉文事武備一而已矣故孔子又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今諸士以角射始事而以禮讓終之使在矍相之位豈聖門之所棄耶雖然其在矍相之位則皆好禮不變稱道不亂者也豈夫喜名折節謬爲恭敬者所易居哉士其繹之居恒以信義相許臨事以謀勇相濟毋規便以殖已毋倖勝以自功戮力公家樹勲疆圉庶幾不負茲舉也而錄與不朽矣否則過里下車過喬木而趨一豎儒能之而士奚以德色爲昔者楚莊王好獵謂其大夫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披榛藂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其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夫射獵足以得士爲其仁且勇也今使萬敵在前猛如虎豹犀兕士能持挺以制之卽矯矯稱絕力予猶以爲無豪至於罷戰論功無忘先齒尚讓之義則國士也竊爲諸士願焉

蘇門集序

高子業仕爲按察使卒於楚其友陳約之嘗梓其蘇

門集以遺楚人後二十年門人亢子益重梓於梁顧
在楚者楚人人傳之在梁者卽搢紳大夫不多見蓋
亢以梓歸諸其家屬其家窶匱不能守至爲子錢家
所籍匿不傳者幾二十年予再至梁始謀諸陸道因
贖之得復傳嗟乎子業庶幾不朽哉中州談藝之士
率謂子業興七先生後然自獻吉仲默而下難乎鴈
行子業者乃他日子鍾稱詩而求多於文獻吉評文
而求多於詩卽二說竝持而瑕瑜固不相掩矣吾友
徐子與鄉爲汝南太守時蓋嘗登平臺謁唐三賢祠
慨然興嗟曰高常侍與李杜齊名一時之遇也獻吉

仲默竝策上駟而馳中原高子業雖驂駕第緩轡後
至耳且皆中州名產於三賢豈有古今乎業已上記
蔡中丞請得增祀三子爲六賢從之而卒陰沮於里
中人罷子業而入李何爲五賢祠云予觀李川父所
爲五賢祠記自中州七先生外猶有不勝其耿耿者
而獨置子業勿談嗟乎子業之不遇身後且爾士之
相知難矣而又奚責於子錢者流哉道函曰茲集再
傳子業不必以俎豆重微子則玄珠沈矣誰可使象
罔得之枯桐旣爨當索諸棄灰之衢耳願序其事以
爲後徵序成則灌甫宗正又爲李子中氏留意焉予

將嗣圖之矣

賀宗正灌甫先生六十壽序

是歲夏五灌甫先生年六十適拜新命爲周王府宗正國人榮之其友吳子曰予交灌甫垂二十年其初聲相慕謂灌甫博學工文辭爲諸宗冠知灌甫未深也久之乃知東平孝友河間經術鄴下兄弟文藻灌甫蓋兼之其後交益深而灌甫亦慨然以國士相許頃予以叅政來守大梁會今

上開明聖緒篤念親親詔下諸王國各舉宗室之被服儒術而有高行者一人爲宗正以掌王教合諸宗之子弟而督誨之使治博士家言明習禮樂備舉官用於是周王以下諸侯王與藩臬諸大夫莫不賢灌甫而共薦之兩臺使遂以灌甫應詔詔可其議建宗學條上宗學事予適從諸大夫奉末議焉議上大宗伯疏以爲功令下宗正行之梁士人莫不相慶謂周官之政復修異時王國多才賢其自周始夫宗正周官也所謂選宗中之長而董正之者也漢官儀近古宗正猶得與大政若定冊皇子位封建宗盟雜治詔獄類以保傅侯王行宗正事用之何重也乃其用或以長老或以明經或以仁孝忠直非其人弗

輕授若灌甫可謂不媿其官而稱明詔矣卽不及于政不得與漢保傅侯王之在事者比肩然

上方幼冲勵精復古制異時宗學之教成王國之才賢稱任使安知同姓之卿不有如彤伯之入周爲宗正魯侯孝之命于夷宮而導訓諸侯者乎有之必自灌甫始也夫以灌甫其才又習於遺訓而饜於國家故實四方學者爭下之鄉也位不及列侯祿不過中二千石凜凜守繩墨曾不得緣一職以自效乃今行年六十一應明詔遂得用其學爲諸侯王弟子師而董正齊一之諸大夫贊其成宗有司受其約不可謂不遇也而予猶以彤伯孝侯望之蓋知

主上求賢親親敬事耆老德意方未艾卽灌甫必欲大用其學其惟此時爲然哉客有曰灌甫嘗業彭聃家養生善內視以自固其形神爲國難老其於用世與不用於世澹然耳噫嘻古之所謂能用一世者皆澹然者也其說在襄野童子答黃帝問治奈何不宏覽乎客唯唯而退灌甫之子伯榮聞予言而說之因請以爲乃公壽

許氏家傳序

昔蔡中郎自謂銘人多矣而獨無媿於郭有道碑蓋

其人足以當之也。今之作者類好浮譽人而不顧其安卒亦無所用媿。乃吾友王元美之傳許長公則庶幾信史不啻如有道碑云。夫長公蹈隱約而躬行仁義孺人又能寬長公於貧而佐其施。此所謂裘褐之行不出閭巷而千里之外誦之者也。且卒以其子維楨顯竝受。賜封於朝而改樹其墓道榮矣。乃維楨年踰五十貴至大司成。猶日不勝其南遊之感。思有以表章之。由元美以逮諸名家莫不孝維楨而益誠其二尊人賢也。爲狀爲銘爲表爲誄爲詩歌。咸若涕泣而道焉。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備是矣。維楨竝珍之。因彙爲一帙。題曰許氏家傳。頃寄自京師。屬予敘嗟乎嗟乎維楨之感深矣。夫哀未盡而能斷之以禮哀已盡而能引之及禮。皆孔子所與爲君子也。孟氏亦曰五十而慕於舜。見之維楨方脩孔子孟之學爲天下儒者師而備。

天子顧問固自其二尊人遺之矣。卽歸令名二尊人何媿哉。

賀尚寶卿汪先生七十壽序

往予造汪先生則塊焉居雋水之涯。面七峯云海內學士大夫稱七峯先生。蓋非傑其地也。初先生以家

學起進士歷司徒司空郎稍遷內卿爲

世宗皇帝尚符璽出入禁掖殷殷負公輔之望矣顧
獨博藝好古抗志獨行而不能熾趨卑疵以游媚富
貴旋爲忌口所螫出補郡非久又飄然納綬去之雋
水之涯居焉今且二十七年而先生壽七十矣語云
力田不如逢年仕宦不如遇合先生遇而不合不合
則去出處之分已明乃先生所以傳聲實不朽者則
猶有所託而遇合勿論矣夫言不用而自文以爲辯
身不用而自飾以爲高彼其迹雖近幽而中實不免
有介管仲父所謂非名之則利之也如其名且利之
未忘則毀方剝廉焉往而不遇合而又奚用飄然納
綬爲卽止足之義安在也先生蓋自縣輿以來躬鹿
門之操希漢陰之風言不及世人足不履城府掩關
抱虛坐臥萬卷翱翔乎述作之林寤寐乎羲黃之世
以故神靜而獨完年至而不杖卽安車束帛曾足爲
先生重哉頃得先生所著端居賦與七敘讀之益知
先生有微尚焉世多皮相之士未必盡識也夫天下
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
非歲年也知其所至而超焉於其所非是至人也惟
至人爲能知止知足而自行其意故口不言而聲薄

層空心不思而神潛九淵身不動而儀炫八紘皆所謂自行其意者也先生其進於是乎而富貴多壽將能自爲命矣藉令先生由尚符璽而陟公輔赫然銘鐘鼎震耀一世華矣乃所爲傳聲實不朽者其道曷所資而全哉孔子曰庸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盖有道乎其言之也予別先生且二十餘年今始得反其初服然不敢竊附於先生之高屬通山朱生徵言爲先生壽遂次予所以高先生者授之朱生名之楨少宗伯之胤子先生館甥也先生伯兄爲大中丞季爲司徒而諸仲之舉明經者凡數輩盖上雋世家云

西遷注序

古稱大夫之才登高能賦豈其以車轍馬跡周宇內而後爲瑰奇哉卽述征紀役從其耳目所經山川人物與夫遺事逸典咸得憑軾引毫而囊括之列在藝文竝爲士林珍豔乃其大致則羈臣戀國逆旅思鄉游覽外恣憂憤中迫激於其所不能堪而發於其所不能自禁至今讀之愴然有餘悲焉所謂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其庶幾矣予友張羽王氏所爲西遷注則尤有進於是者羽王蓋自舞象之年以博雅起西粵顧一第以往竟挫公車入仕軾軻垂二十年曾不得

黔其突頃歲由吳郡召爲京兆別駕海內士莫不爲羽王彈冠無何中飛語禍幾不測賴

天子仁聖以微罪貶蜀之利州利州去京師幾萬里又官卑資薄不能從其家乃寄家京邸單騎而西披蠶蓼陟鳥道而後至蓋有穆駿所不及馳而騫節所不必通者此之爲境何異投魑魅而與猿鳥伍耶顧羽王益得藉是役以肆其情曾不少望如注所稱引賦頌圖經稗官野史及諸金石之文皆不挾一書而抽諸腹笥應之多所解流俗之疑證載藉之誤無論當事要而足爲經世資也嗟乎羽王何負於人言哉

謂行旅無聊姑爲此以抒其憤悶又何其迹盡泯哉予固知羽王由博雅而進也故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嗟乎羽王豈易知哉太史公謂呂覽傳於徙蜀韓憤作於囚秦蓋自道之微旨也乃羽王自道又不然予故敘其書而授之梓以俟職方氏采焉

楚遊藁序

御史大夫陳公孔震頃被命部楚入境甫三月業已布功令宣上德意修文講武均賦恤饑爲保障計勤矣顧吾楚爲公舊按地物力民隱與夫政令便

宜皆不假諮詢而坐筴之又楚人敬信公不啻若神
物諸可不令而行故其政愈勤其機常逸得自公暇
爲詩歌若干篇以自詠其情志命之曰楚遊藁州牧
楊仁甫氏謂吳子可與言詩因請其副以視之吳子
竊讀而心喜焉夫詩以情志爲本以成聲爲節此辭
家言也而猶有所不盡言蓋古有采詩之官用能陳
民風布王澤班孟堅亦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隣
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故季
子觀樂知列國之風孔子刪詩存王者之迹嗟乎詩
之爲教大矣哉今觀陳公諸詩其於君臣父子兄弟
朋友之間意何肫肫至也而其登高望遠感今懷舊
語又何泠泠悲且婉也豈其以古道稱詩而卽以詩
道風我江漢之民乎昔潘岳誦夏侯湛詩而謂別見
孝悌之性阮籍讀張華鷦鷯賦而歎其有王佐之才
二子庶幾知言哉予卽非其人而公之才性固得緣
詩槩見矣或曰公重臣何至取當於詩茲豎儒飾說
也公卽不以詩重將民風王澤無當於世乎夫漢臣
之賦柏梁也竊附於八伯之後也虞八伯之和卿雲
也神游於八闕五弦之前也考漢制御史大夫與大
司馬丞相並重武帝柏梁詔曰有能爲七言者得上

坐今茲明良喜起千載一時非漢比也而公又於諸體兼擅不啻工爲七言其能鳴重華之盛而追葛天神農氏之遺風蓋可延頸望矣雖謂公與詩交相重不亦可乎而又惡得以辭人之旨爲公涵牛鼎也不學詩無以言信矣信矣仁甫聞予言而頷之因以爲楚游藁序

贈蒲圻胡大尹考績序

蒲圻爲武昌右部邑故多賢豪予故人子張弼卿之舉明經也則邑侯胡君寔先物色之頃侯以考績被薦當遷邑人思借留而不可得迺因弼卿走下雒謁

予爲贈言予惟問善御者莫如馬問善治者莫如民侯治蒲何狀乃爾見德弼卿爲鼓掌而款述之蒲故無城城蒲之役侯肩之而邑人皆難之侯下令聚長老而謀曰夫城以盛民也睥睨以伺非常也邑界江漢間爲車騎四馳孔道徃萑苻之寇嘗操戈入市而暴巨家虞侯亭長曾不及問若屬有鼠首竄耳前監未遠今豈外戶不閉時耶凡令之來爲奉職安若計非欲攘若力以自樹怨也其熟計之邑長老遂皆蒲伏稱便侯乃相土方仞溝洫規工慮材奏記兩臺諸監司報可於是邑人之操畚挾杵踴躍而趨事者不

待令未數月城成蓋屹然楚巖邑矣已乃飾樓櫓繕器具以峻內防驅游民肅行徼以杜外釁無論巨家中人產無不高枕而臥者侯又筴長老所患苦不能自達者十餘事條上兩臺諸監司一切得便宜興革之已又教民疏渠爲陂棧木石爲堰提闕廣溉自是曠潦不災而流徙日益復業已又平賦均役禁吞併剔藏姦保安善良不畏強禦已又新學宮置學田以其餘日引學官弟子講授經術而手校其藝文以鼓舞之其以明經舉如諧者遂數輩倍於往昔昔人稱吏治謂視民如子以國爲家所居民富所去見思侯其有焉其它善政固未易更僕數也予竦息而歎曰予初聞侯之城蒲用嚴也而顧能以愛終若是哉夫政非嚴不斷不斷則無以懲玩而究其恩爲蒲患不啻無城矣故子產以嚴聽鄭孔子曰古之遺愛也諸葛武侯以嚴治蜀蜀吏民畏而愛之侯其遵是術哉乃邑人之不免於難也則其智不足與慮始也夫剔首搯瘞嬰兒之所苦也然而慈母必犯其苦而爲之誠欲遺之以安不忍以姑息愛也由茲而談嚴慈豈有二道哉夫侯城蒲而蒲治且多惠政蒲長老固恨得侯晚也侯何患不坐致公卿哉

天齋子樂府自序

天齋子吳國倫曰余初爲近體詩久之見以爲亡奇取古樂府篇詠而目擬焉積十餘年舊業屢易曾未敢出尺牘以示人蓋虞抵掌效顰非其似也頃臥海濱好古癖滋甚乃蒐諸亂帙稍稍更定銓次成編雖不足以被金石感鬼神乃私心好之卽時時諷誦之亦有不自知其手舞足蹈者又未易示人也夫鍾期師涓千載一遇至於耽新聲而厭古樂進竿而退瑟則旦暮比肩也豈天下之耳有不同哉此其趣舍大

交難言矣姑以藏之家笥而識其端如此云

陳在璞詩序

初予從陳道襄侍御所得在璞詩讀之竊歎嶺海之多奇而憾不遽見其人道襄曰吾弟也自結髮好古抗志爲唐人詩諸嶺海間稱詩家若黎惟敬歐楨伯之儔蓋嘗招入社中因授之前茅而鼓翼之久之吾弟詩益進而社中之人隱然一敵國矣然卒用是厭薄舉子業不治董董起孝廉爲文學官將藉以縱覽高山大川而嚴事諸名家以益其才而畢其志使得徼天幸與公等遊彼豈直沾沾爲唐人語哉未幾予有北行遇在璞于鍾陵道中與之談竟夕不能別若

有以厭其意也又十餘年在璞累遷爲永郡丞而其
所著詩益富業已爲門下士竊傳之而膾炙諸詞人
口矣乃在璞鞅鞅不自信走書二千里外問予山中
且屬之序予閱其詩凡五卷諸體稍備大都習風雅
之微旨以自潤色其才情卽才有所不必竭情有所
不必流然率吐真幹奇誦之無不冷然中竅蓋所謂
寧拙而速勿巧而遲也視鍾陵夜談時何啻一日千
里哉昔風胡子有言五色相勝非寶劍也擅名非寶
劍也夫相劍至欲不有其色與名精矣而詩之爲道
其亦猶是乎在璞之爲詩二十餘年而鞅鞅不自信
以至於今如一日其志將以求精也且申之曰得子
一言余將棄余丞以歸嶺海間從吾所好惟敬氏蓋
先登矣此其志不精不已也卽惟敬又安得以此詩
盡在璞哉

尚書卷之四十一終

甌甌洞藁卷之四十二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校
新安方尚贊

序十三首

送蒲圻尹王侯調治江陵序

王侯尹蒲圻且三年政成而民戴之日皇皇焉虞其
以秩滿遷去會御史大夫王公侍御朱公察舉侯治
行爲楚令尹第一且曰楚之邑大而難治莫如江陵
請得移蒲圻令令之卽他日江陵一蒲圻也 詔曰
可王侯且行其故人吳子竊在鄰壤聞之曰茲豈獨
以侯賜江陵母亦用江陵布侯才耳蓋兩臺使於侯

有特達之知姑藉久任歷試之使投艱理勞遊刃有餘力侯勲業聞望殆由茲日起哉或曰邑不倍地令不增秩於侯何加焉茲聞於故實而不知所謂歷試何旨也請以漢事爲喻史載召翁卿初補穀陽長尋舉高第遷上蔡長薛贛君初以茂材爲宛句令已被薦改長安令其後召列九卿薛至丞相封高陽侯固自歷試長令始也我國家重親民長吏數下恩澤詔尤非漢比侯經術行能又駸駸與召薛竝著豈其視江陵獨不上蔡長安若哉乃予又聞鬻子有言君子將入旭旭然如日之始出者義先聞也旣入曷曷

然如日之正中者民保其福也旣去闇闇然如日之已入者民患失其教也若是乎君子之爲賴於人國哉乃今蒲圻民徼福於侯江陵盖有所先聞矣若江陵邇在南郡與武昌爲輔車第令後來尹蒲圻者視侯已成事卽庶幾不以失教爲患顧侯之所以福江陵也其政奚先乎或曰三峽之漲江陵首受其奔決隄之則易潰病國穴之則旁逸病鄰患苦父老迄無寧宇行水難又版圖賦稅數倍他邑百姓方困潦寄命須臾嗷嗷焉望寬恤而責逋之檄旁午沓至奈何以鞭箠稱

上德意哉治賦難又宗藩邸第巨室貴遊奢僭相乘法不盡馭頃雖稍就繩墨竊有隱憂焉持平難此三者江陵之所爲難非蒲圻有也夫侯也得無急其難者乎予竊以爲士之仕也患非其才才矣患不見知遇以侯之循良受知兩臺使且薦之

天子處之右地復何所蘊結不盡其奇而憂三難爲哉語云歐冶子之相劍也必陸斷水擊而後不疑於利鈍伯樂之相馬也必長駕遠塗而後不疑於駑良藉令江陵無難於蒲圻則何以別於凡令而顧借此以易彼僕僕不憚煩哉乃蒲圻吏民於是有缺望耳蒲承呂子文夔與其尉秦子周及其幕李重竝德侯長者戀戀不能別因使使山中索予爲贈言遂書此應之

賀郡大夫仁甫楊公考績序

楊公刺興國三年當報政受成太宰會部使者難其代屬諸監司議曰興國民且罷者也而蘇事且隳者也而振法紀且弛者也而張藉令一日微楊守謂興國何因檄下視事如故第 上其治行請留焉故事郡邑長吏考績其最者得被 璽書褒寵而爵其所生吳子徃賀公公曰何賀吳子曰子之仕也父教之

忠今公修其職膏澤其民致其身華袞其親是忠之效而臣子之所榮也猶不足賀與公於是始有喜色乃其佐王君張君謂吳子知公無浮譽因以贈言屬焉吳子曰公治行具部使疏中爲士林所膾炙予復何言雖然有部使所不盡言者夫今之書上考者類稱廉於操惠於撫智於計敏於爲神於擿發而威於彈壓審如是豈惟漢二千石不足良卽孔門諸賢無一可與從政予竊以爲不必然夫士端嚮意以行其學而善用其才卽偏長可與圖成兼長可與語化宰天下如是何論郡邑楊公其才兼人又好古而習當世務乃其嚮意則以明作行豈弟蓋得用愛之權士諺有之爲政猶沐也沐者雖棄髮必愛然徂棄髮之愛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故用愛之權先法孔子曰吏者平法者也又曰椎鍛所以平不爽也榜繫所以矯不直也聖人爲法亦然今用恩則見以爲樹德用法則見以爲樹怨不已愚乎國僑氏之喻烈火董闕于之警深谿期民無犯仁人之用心也德孰大焉乃衆庶不可使知之耳公惠政未易具述姑述其大者初銀山之礦郡人無遠近聚而冶焉公慮其徒寔繁其漸必爲亂因厲禁以絕之小人以爲失利而

實銷一禍本也已乃嚴左右之奸法若向之虎而冠
狐而三窟鬼魅而不可方物者望公咸股栗尋盡得
其陰事按訊之咸伏罪小人以爲難事而實塞千百
年弊竇也已乃覈匿輸而輸法正繩匿盜而盜風寢
抑一二豪右而凌暴之患不復作已乃正經界均版
圖籍諸匿戶羨田以釐正徭賦而物力民力胥以調
焉已乃慮事量功撤故城而新之其爲保障計益固
凡此皆眾庶所始難而終必賴者公獨毅然任法行
之豈得已哉所謂去太甚而遺百姓以安茲其愛興
國深矣嚮子之告武王有曰治陳於刑而仁行焉此
猶其著者也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旨微
矣微矣夫家政匪嚴不克愛況爲民父母者乎吾故
知公得用愛之權今興國卒德公也則所謂三年有
成也公自今且日陟通顯其謂興國何

賀侯母朱太夫人九十壽序

太夫人姓朱氏今僉憲侯君母也從其子仕楚且三
年年九十矣季春十日乃其設悅辰同寅諸大夫將
介予言爲壽予不佞蓋聞諸吳中士人云僉憲君之
有母也而壽太夫人之有子也而仁皆天所以祚侯
而振其中葉侯其昌乎蓋太夫人幼孤而母童孺人

鞠之雖內嬰百憂外構羣侮然卒偃蹇富家兒弗字而獨字于侯曰是女也嘗有異徵舍侯氏子非其匹也已歸侯佐白村先生飭家政而善養其兩尊人操作必先寢食必後兩尊人自喜得婦乃白村先生鮮兄弟而宗鄭益微太夫人有憂色久之雖已生僉憲君又苦病羸歲時蒙絮臥蓐幾不勝乳太夫人憂益深私謂童孺人此侯氏一綫耳奈何自我斬乎童孺人慰之曰第亡慮汝肩侯氏統甚力侯氏其先必陰祐之未幾僉憲君稍瘳越數年又病股瘡而指搐至不可屈信諸醫多望而走者太夫人益驚悸號泣而呼天曰是兒萬有一不免襁褓侯氏廟且不食吾何以見先公地下乎是夕夢有天醫降其宅僉憲君旋不藥而起太夫人雖內自幸而撫之甚恩然亦時時督誨之不少姑息已乃遣之受學拮据行經師脩且誠之曰侯三世以兒爲存亡而兒又兩陷危兩有天幸不可謂不異也藉令以宴安廢學奈負天意何且使汝母負侯其何以自解自是僉憲君益警悟日下帷誦習不倦久之業益精而吳中一時刺經綴文之士莫不折節下之矣嘉靖己酉舉於鄉已待公車者二十餘年僉憲君念太夫人且老而不得祿仕每從

容以爲言太夫人不悅曰今世士不進士科不足以行其志而顯其親兒志何庠庠也逮降慶辛未僉憲君始舉進士而太夫人慈顏益康齒髮如壯故自僉憲君爲御史至于今太夫人皆得以諸孫從而享有祿養予觀僉憲君之治楚也率用經術行古意不以小文持人不以繁令束下不以不急先大體乃其所部將吏日奉法事事政務日舉而百姓日親卽諸大夫無不竦意竊服之太夫人家訓徵矣夫侯以僉憲君顯僉憲君以太夫人成且得之艱難險阻之後予故以爲天祚侯而振其中葉云今太夫人業已踰期望願適僉憲君獻績

天子尋當奉 褒書賜太夫人爵卽太夫人不以翟裼羽葆加榮然有大造于其家而終受知人主非無因而致也且人子之上願也詩人頌令妻壽母而繼之以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母亦推人子之心而申願之乎請得以是爲太夫人頌

賀侯母朱太夫人九十壽序

復吾侯公由名御史擢僉憲入楚視師江防且三年江上下千餘里盜風屏息商舶夜濟居人不閉外戶父老相傳以爲百年以來所未睹顧公未嘗苛一令

峻一法而所部文武吏莫不廩廩用其命以事事故
事治而民忻然樂生茲龔少卿所爲安之非勝之也
仁人長者之道如是乎會其母朱太夫人九十而其
屬州牧楊子州判張子介予言爲壽蓋楊吳人與公
同進士科張故爲吳郡別駕知公竝深而稱述太夫
人之懿行甚具特因予代之執筆耳蓋聞太夫人生
三月而父下世也母童孺人撫之備嘗諸艱苦及笄
歸于侯與白村先生共事二尊人曲極孝謹而一切
家政罔不躬先其勞已復迎養童孺人于家暨僉憲
公生而病且骨立太夫人有懼心抱童孺人臂而泣
曰天豈欲奪侯氏嗣耶未幾公小愈越數年又病瘳
脛大如要指大如股幾至不可屈信太夫人仰天而
號曰侯氏其斬乎此兒卽有不諱吾奚藉以報侯也
未幾公忽忽有起色而病漸去體太夫人始爲脩經
師教之力學治舉子業且誡之曰侯氏三世僅吾兒
存耳而兒又累絕復甦天豈無意乎爲兒計不及時
自樹不足以振侯氏宗非丈夫子也且重負天意奈
何公悟益厲志於學爲名儒尋舉于鄉越二十餘年
成進士太夫人春秋高矣猶能彊飯視公入爲天子
耳目出爲生民保障卽公善用其學術而所至茂有

行能然時時非公問計太夫人則太夫人從史公所稱仁人長者之道厥有自哉史稱雋母察平反爲喜怒崔母助五原之政太夫人有焉太夫人鞠子之勞非今人所任而其始終訓子之善雖古亦不多得予竊以爲侯氏微太夫人不造太夫人微公不顯母子相依爲命又相待而成令名天寔祚之非人力能也今太夫人業已近百歲而慈顏益腴視聽若故日含飴弄孫以爲樂殆無~~洋~~之徵也以故公得少舒其愛日之懼將待命

天子而享有封錫天復奚靳焉其在江漢父老私相謳歌以助公燕喜者蓋又洋洋盈耳矣豈予言足爲太夫人壽哉

賀徵仕郎萬公壽序

徵仕公蓋安成名儒以其子按察君爲中書舍人時受知

主上得奉 璽書封如其官後按察君歷御史風裁凜凜動中外海內學士大夫無不知由徵仕公賢而有子也乃吾邾鄂間民在按察君所部廣不下千里衆不下什百萬君寔綏輯而紀綱之故德君獨深而私願徵仕公之多壽者比屋而是顧按察君儼然持

三尺以風厲吏民雖有塗歌巷頌無所郵以自通而
吾州牧楊仁甫氏則謂吳子曰凡長吏得以便宜小
補於郡邑與其布德意而不壅處脂膏而莫敢自潤
秋毫皆按察君賜也子之里父老德君深矣竊欲采
其不能自通者而潤色之以爲徵仕公壽子豈無意
乎吳子曰孔子之言孝也謂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
又謂敬其父則子悅夫父老之歡也長吏之敬也固
按察君孝徵也予不佞願一言授稱觴者祝之蓋聞
養生家言大上養神其次養形爲其以形神貳也故
其術不爲儒者所稱至孟子養心養氣之論著卽不

言養生而生理獨至夫心以寡欲而存氣以集義而
生皆求諸內也而形神兼之矣至人之壽不以歲年
其是之謂乎初徵仕公博綜儒術大爲有司所奇久
之舉明經不第退而師事其鄉東郭先生受良知之
學介然有悟冥然若忘遂能屏囂茹寂紛華不悅於
目富貴不入其心雖有子而貴且儋封爵之榮澹
然一無所加有若古之壤父石戶農者而獨時時訓
按察君忠上恤下之道戒勿忝其素風晚年又稍稍
信佛氏居恒齋戒不飲酒不茹葷而尤亟亟樂施不
倦茲豈非公壽徵乎且良知發自孟子而養心養氣

其旨固與致良知同公近法鄒先生而遠宗孟子其於養生之道思過半矣夫公用其學以養生而按察君又廣公之學以養四方羣生然則公之壽其可以歲年計乎仁甫氏曰異哉子之言壽也以學不以歲年夫是以知闕宮之岡陵天保之松柏皆學之致也謹奉以授稱觴者往焉

賀郡大夫曹公壽序

公潤州世家正德中有詔賜白金文綺勞直言御史曹某蓋公父也以故公由家學紹父風鬱鬱負公明望初公以進士試爲閩令尹予適守閩旁郡知公非百里才已予由河南入賀適公以行能異等擢舉職方郎間過予邸中道故甚洽至及國事邊事則往往投塵奮臂起不欲竟言之非所謂負遠略而善藏其用者乎會

今上詔公代大司馬行邊事竣慷慨草二疏言邊事蓋有鼂錯所不及籌趙克國所不能踰度者

上竝嘉納行之然公亦以此不能盡藏尋出爲武昌守武昌三楚都會重地諸王侯衛士羅置一城祿常取盈法不易制又四方川陸之交冠蓋屬于路請謁至無虛晷而經營保障論報刑獄差量賦稅其劇又

視他郡數倍焉公至一無所難第與吏民約曰不佞
爲吏民長懼不勝任然聞之矣治絲而棼之則亂烹
鮮而擾之則糜夫事亂而民糜由自用也則吾豈敢
惟是二三長吏其共圖之於是考故實陳法守詢僉
謀軫民瘼令不必新惟畫一政不必異惟便宜百姓
所安安之所患苦則立罷之而諸屬長吏亦莫不遵
約束而廣其子惠之仁無復奇衰慘礪以厲民者蓋
公不用察而明不用威而嚴不假精悍而決操師帥
之體風之耳今甫二年治行所就業已冠三楚夫孔
子先黍而後桃重民事也晏嬰貫踊而賤屨重民命
也公修此二者王佐之業也何有於武昌國倫竊伏
公宇下蓋從里父老所誦說而益知公非二千石才
顧公在兵府則兵府重在外臺則外臺重異日使武
昌得與潁川渤海齊名不尤重耶公誕辰在是月之
廿六日諸屬吏將稱觴焉屬予爲之祝予惟公齒方
壯不言壽乃其稽古好謀則有考造之德足爲我
國家延長天命雖自今祝之可矣

送僉憲侯公遷布政司叅議分守湖南道序

晚世之士反非古道謂弗宜于今也予竊以爲大謬
不然夫世無行古之道者耳或曰信如所慨以結繩

之約理亂秦之緒揭干戚之舞解平城之圍可乎嗟乎茲喻法也古今異宜者也而道則萬世不易乃謂弗宜于今是食穀衣絲而非耕織者也載於舟車而非輪梓者也食於金甌而非陶冶者也不亦大謬乎故夫古人執不可易之道爲能與時變易其法而宜於民今之師古者蓋鮮矣卽名爲師古而徒粉飾其法法一有不效輒以爲古道之謬也嗟乎古道誠鑿乎哉世無行古之道者耳予觀侯公之治楚也蓋用古道云孔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又曰君子體仁以長人夫學道體仁之實心也愛人長人之實德也是故其心仁者其德必愛而其民必親此其道由古及今由今及後以至於無窮無可變焉者也夫士習爲卑疵纖趨比周以求尊譽稍見試用輒厚自矜許德色於小惠而侈心於近功皆所謂離誠就僞棄樸而取華也去仁已遠安望其能行愛人之道以長人乎乃吾侯公學積於家食之久而名成於強仕之後動必由禮言必由衷自立朝以至分憲率用長者之道自愛以愛人其爲政又多問遺訓而咨故實不益威不浮一饜而士益勇不亡一矢而江介益清不

以繁急操下而吏職益修不以慘礪按訊繩民而頑梗益懾已乃勸士興學發倉賑饑閔嘆卹災弔死問疾茲所爲行愛人之學而力復古道者公會不知與今人居矣又安計夫積薪之有先後哉頃

聖天子旣嘉公之績下璽書褒之而猶賜爵爵其所生尋又擢公布政司叅議分守湖南兩大郡以彈壓諸蠻夷君長乃邾城鄂渚之民莫不皇皇焉如失怙恃是行古道之驗也誰謂古道弗宜于今哉予竊慕古而不能行見公行古之道津津然樂稱之不能已州牧楊仁甫氏遂謂予知公深也因請以爲公贈言

送僉憲萬公擢四川布政司叅議序

汝唯萬公初以名御史出爲楚按察僉憲奉璽書治獄治兵蓋三年文武才竝著江漢間大者繩墨吏理寬民詰姦除暴庶幾江漢稱寧宇矣頃公聞命擢叅蜀行省且戒徒以西居人望于國曰公吾保鄣也而胡以一日撤也罪人望于園曰公吾肺石也而胡以一日弗樹也諸郡邑長吏望于所部曰公吾權衡也而胡以一日弗懸也乃國之情園之情微長吏無所繇以自宣故諸長吏于公猶影響焉夫影之隨形非形能令之也響之赴聲非聲能令之也然則諸

長吏之從公也豈徒以上布憲而下受成已哉法足以相守道足以相成故權衡其吏而吏治與民無乎不衛也無乎不平也茲長吏不能忘情於公爲民望也公今且去楚諸長吏度不能爲楚留行而謀所以贈公言則儼然致幣吳子吳子曰公法官也乃得吏民心若此有道哉夫鑑不能爲人掩疵垢而天下未有仇視鑑者知其照無私也故法行而無私法亦仁也況公以仁人用法而吏民之深憚之也而卒深德之也又何疑哉且公御史時正色立朝直聲動天下未幾去國而楚遠矣今又去楚而蜀益險遠矣卽險遠非所以居公而公快然安之則正直之氣勝而險遠無擇焉宣力四方乃心罔不在王室公其進於是乎蜀吏民方負弩失望公境上公至當卽竭旬宣之勞修屏翰之政爲蠶聚易俗而與劔閣增奇壯使西夷叩笮冉駝斯榆之君長莫不交臂受事世世稱外蕃此蜀吏民之心亦公之心也藉令公簪筆殿中逡循守繩墨歛正直之氣避搏擊之名坐致公卿無難矣顧孰與建節萬里爲

主上布威德垂聲竹帛流光虹霓之爲赫赫哉予固以一代社稷臣期公知非楚蜀吏民所得私頌也諸

長吏曰吳子知公哉

賀張郡丞考績序

張公佐武昌三年且報政屬其所肩事繁重非可借才任也兩臺使難其行因錄其治績署上考奏之而留佐郡如故檄下所部諸州邑士民私相慶曰大夫此留無異借寇兩臺使之重武昌意深哉而諸州邑長吏聞之亦私相慶曰凡吾屬安意修職業吏不虞東溼百姓不苦急弦則以張公長者也豈獨兩臺使重武昌哉因相率主進稱賀公而介吳子言吳子曰考績臣職也何賀其言諸長吏士民之情乎夫太守

吏民之本而丞實臂翼之非其才卽職弗舉有其才又見以爲自用而功弗居乃武昌附楚之藩國稱首郡兩臺諸監司所都無論辨治敏拙立見卽請謁質成之勞什伯倍他郡故論治於武昌者非止才難而不有其才尤難也夫仕而不有其才真才也其必由學乎故孔子曰學所以益才不然南山之竹軒而用之達犀革矣安所事括而羽之鏃而礪之乎予蓋聞張公自少抗志學古人登第以往游諸海內先達談名理悟性真而摛爲文辭率多漢魏間語其令射洪時業已知名朝著尋用治行高等擢佐吾武昌而

太守則今督學使曹公也曹公心知公賢而郡事多所倚辦公益謹事之剽繁而不自智舉重而不自勞乃其治去泰甚不責苛細則兩賢畫一楚人人能誦之而公之行能非獨曹公爲游揚矣公又善心計立決人嫌疑兩臺諸監司益任之由刑獄徭賦舟車戎伍諸所從齟齬而復定者鮮不由公坐策也至城嘉魚咸寧又公創議而親乘之費約而功敏役省而民忘勞今兩邑巖邑矣其他惠政始不可勝紀韓公子有言王良造父竝轡不能御田運成竅竝弦不能琴

顧公佐曹公乃相待成政而相得益彰則何其駕致

千里共操而協人神耶彼以才相能此以學相濟故也夫善用才者善學者也公進於是何治不可於武昌何有哉

東岱詩序

東岱詩爲陳玉叔氏遊東岱作也予與玉叔父憲卿按察同舉進士蓋識玉叔長安邸中是時方總角業已好稱詩有父風按察君嘗患之謂恐於舉子業相掩未幾玉叔用舉子業起家顧好詩益癖且志吾黨數子耽耽焉已仕爲大廷尉屬出守淮陽稍遷西蜀督學使所至海內談藝之士操觚而從之遊者屢常

簷垂派臺 卷之四十一
盈戶而所經行佳山水輒屏軒蓋蠟屐登臨之以寄
寥廓之興而發其慷慨抑塞之衷每一詩出無不宏
且壯如其人也頃

天子念漕輓之艱晉玉叔參政山東董其事玉叔既
畢智疏河渠度東南萬艘由衽席入大農矣乃從行
隄之暇謁闕里陟岱宗轍迹齊魯之墟且遍凡得諸
體詩若干卷寄予讀之宏者其詞日以粹壯者其氣
日以鬱玉叔其蝟翼於詩哉則齊魯之爲助乎夫登
東秦者難爲山遊聖門者難爲言蓋童而誦之矣今
玉叔親履其地而挾其奇儼乎若見孔子車服器物
而聞金石絲竹之音卽天門雲闕與秦松漢柏諸異
蹟日盪於胷而寓於目學詩之道於是乎有餘師焉
蓋神鬯則才情自斂視高則意境借忘予恨不及與
玉叔俱耳由漢以來能爲一家言者莫如司馬子長
人猶謂其才資遊歷而長夫齊魯也奚啻爲玉叔之
龍門禹穴哉昔孔子歎魯樂曰洋洋乎盈耳哉吳季
子觀齊樂曰美哉泱泱乎大風哉夫詩之爲教微而
感人無形予於東岱詩而知玉叔之善用齊魯矣

里巷歌謠序

里巷歌謠爲仁甫楊侯作也侯爲興國四年凡再入

觀其初民稍見憚三年之後民家頌而戶祝之於其
行莫不皇皇焉若有所失而猶孳孳焉望其復來茲
可以觀牧政矣予既贈之言而友人嚴繼篆者則侯
所舉孝行士也心德侯而不能以其情自鳴乃索郡
士人之能詩者詩鳴之詩既成帙因屬予題其端予
惟古者里巷歌謠風人采而爲詩郡士人詩得無聞
羔羊素絲之餘風乎子產之歌曰取衣冠而褚之若
見以爲樹怨有子弟而誨之又見以爲樹德乃孔子
則歎其寬猛濟也居之無倦久而見懷茲其所以爲
古遺愛歟其後若漁陽歌張君魏郡歌岑君冀州歌

皇甫之類樂府采焉亦羔羊素絲之餘風也以風在
位孰曰不宜夫楊侯之政大較類子產而郡士人各
言其情非必若鄭興人之有兩致卽視樂府所載諸
郡父老歌謠惟其情可風風之矣何論古今工拙哉
遂題曰里巷歌謠而復綴以元會詩一章云

玄衮袞袞文纓纚纚有馭其乘載見天子天門穆穆
庭燎煌煌元正嘉會鐘鼓鏗鏘五瑞旣輯百祿是膺
羣牧讓德帝曰疇咨魚藻旣升筥菽斯陳何以樂
歌天子嘉賓

哀拙蒙序

潮陽鄭公自爲諸生時業已博學好爲古文辭嶺海間賢豪長者無不以董賈李杜期之已用經術釋褐登朝爲司馬郎出典兩大郡奉璽書視學黔中尋被優詔徙視三晉學未幾擢吾楚參政蓋於是位望日崇遊道日廣取材於先民故實而縱矚於名山大川者日益宏且壯故發爲文辭類多本性術以自暢其才情吐精英以自適其境地不藻繪而詞華不磨淬而色澤不斧斤繩削而方園平直皆應其手殆藝圃之珍麗而學士家之奇觀乎乃予竊聞其政則渾渾然惇也而亦斤斤然察也竊觀其人則顛顛然溫也而亦凜凜然毅也是又非文辭所能槩矣顧公不欲示人以多而哀之又欲視人以工而自命爲拙夫拙也者非所謂善藏其智者乎莊周氏蓋嘗愚智叟而智愚公其致可得而繹焉夫朱泚漫殫千金之家以學屠龍宋人以玉爲楮葉巧矣乃三年技成而無所用是巧而拙者也夫善射如紀昌而其學止於不瞬至臥機下以目承牽挺善視蜩翼如痴僂丈人而曰吾處若繁株駒執臂若槁木之枝是拙而巧者也知巧拙之所由辨豈獨可與誦公文辭哉是藁嘗梓于潮州而我楚人輒不易購也武昌守劉君得

潮州故本因請于公稍稍益以新篇爲四卷授王人
剖劂之藏諸郡齋嘉惠楚後學意良美矣劉君以序
見屬豈謂予庶幾知鄭公乎

疊山書院會課序

疊山書院在州治之東半里許襟一水而障百疊山
蓋謝君直流寓時故居也後人因而祠之祠隘而久
且蕪廢嘉靖中州守宣城吳公稍稍拓地宏棟宇州
士人始有讀書其中者而書院則今守楊公增置云
楊公江左聞人而風節廩廩不在君直後每政暇輒

舍與諸生談經術折衷疑義因品其課業而繩

墨之諸生翕然稱得師久之四方有志之士風慕景
從擔囊鼓篋而來者日益衆至有僦居旗亭闌闔間
者楊公曰奈何暴士而市也不忝師帥乎因增置書
院以館之凡二年所得諸生課業之雋者若干日授
之梓而屬予序予知公意非爲諸生急近名庶幾輔
而翼之且以樹後進耳昔者君直被放非有官守拘
攣故得從容授徒手編諸名家文以爲士軌範至今
流播海內工舉子業者采焉乃楊公日親民事簿書
填委又舉經界繕城二大役皆不勞而定猶能用其
迎刃之餘力爲諸生斲輪卽諸生罔不得且應焉政

教蓋兼之矣何論軌範哉夫登高欲望臨淵欲窺處地便也御使人恭射使人端處形便也況士志於學履先儒講授之地而師事邦大夫之賢有不思奮而進者乎藉令羣居終日無以擇於旗亭闐闐矣諸生方求益於公而公又不以予爲陽鱈而下問焉敢附其耄說如此

鹿鹿洞藁卷之四十二終

鹿鹿洞藁卷之四十三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校
新安方尚贊

序十六首

賀大叅淇澳潘公七十壽序

攷國語稱衛武公年垂百歲猶箴誠于國恭恪于朝作抑詩自警故詩人賦淇澳以美之謂之曰獻聖潘公衛人也履綠竹之遺墟慕武公之敬學國人稱淇澳先生蓋美之亦壽之也今公自解晉藩參政歸十有六年縣車不出予雖未嘗與公交乃公初以戶曹郎使楚已又仕楚爲按察副使流芳遺澤尚津津江

漢間而予又嘗祇役中州聞公晚節爲衛賢人長者冠心竊高之夫孔子直史魚而君子伯玉兩大夫皆衛產而武公之流亞也武公年最高學焉而不知其老公聞武公之風而興起者切磋琢磨日進無疆金錫圭璧其道大光予故曰美之亦壽之也今年公纔七十仲冬某日爲初度辰其子壻劉使君適守我武昌嘗語其僚曰潘公於不佞有父道焉有師道焉不獨丈人行也而其子又事不佞甚謹不佞竊賴之以有今日乃今守一官二千里外不能翼而爲公壽負公哉蓋使君負奇未遇時爲公所鑒識因以子妻之

遂授之經成儒取甲科高第入擅起草之名出膺專城之命皆公賜也以故父師之道兼焉其僚張君輩聞之以告吳子因使吳子致辭將使使馳之衛以壽公吳子曰陳孺子之不長貧呂子衡之不久賤彼皆婦翁先識之然率假相人術以倖富貴非能才其人也卽甘公擇恭祖曰彼有奇表郗太尉擇逸少曰此正佳壻非不稱才顧陶損於任情王狃於自放未足深賢耳乃若潘公知使君賢而壻之子之教之卽使君馭歷所至其民敬若神明戴若父母此殆有天作非可以宅相占也夫使君其道行公之澤益廣名

詹事府
卷之四
位日起公之情志日怡卽公不出淇澳而鐘鼎旂常
有所託而自樹豈必功自已出哉以此壽公庶幾武
公不知其老矣不則雖結衡岳之雲不足爲公獻彩
挹江漢之流不足爲公稱觴豈諸大夫所欲聞乎張
君輩聞之曰吳子言壽固當遂使使馳之衛以壽公

鷓鴣集序

予方索居甌甌洞於世澹然一無所好而獨時時好
與客言詩顧詩未易言也友人王行甫氏間自黃岡
來見訪爲予頌其郡使君鄒公詩卽不數篇業已冷
然中窾鏗然叶宮商竊心賞之謂復覩風人旨而清

廟之音庶幾未絕響乎固恨不多得耳會龍大夫君
揚以鷓鴣集見遺且介行甫問序於予曰此鄒使君
宦遊諸藁而黃岡沈令哀而傳之者也予喜而縱觀
焉益溢於所前聞而快其私心爲甚則又恨不須臾
見其人嗟乎詩興人哉予於使君蓋神遇之矣集凡
四卷古詩與近體相半古詩浸淫漢魏近體則開元
天寶諸名家乃其達觀玄識與若博雅之才倣儻孤
高之節命意而不盡於意寓言而不盡於言其在驪
黃之外而心手之間乎豈嘗假道於漆園託宿於鄭
圃將抗志一生死齊得喪迥然自全其天乎非近代

辭人能也卽鷓鴣名集亦有所託而安焉夫鷓鴣棲
不踰枝託亦微矣顧其心安則其天全天全則鵬圖
無所用廣蚊睫無所用隘何也天下莫加於所安也
予聞使君自釋褐爲郎諸大臣無不識其爲公輔器
乃獨砥節約行坐臥手一書與古人遊恥事干謁以
故鮮根柢之容而卒無特達之遇役役與諸曹郎吏
伍久之且一麾出守矣言有小而可以喻大鷓鴣豈
無謂乎昔孟嘗君寄客於齊而不見用客因以鷓鴣
自喻而以葦苕薄孟嘗張茂先初未知名著鷓鴣賦
以自寄阮嗣宗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夫自寄與寄
於人其大較相懸蓋如此執其較以爲人倫之鑒是
曰察其所安若使君可謂善自寄矣善自寄者其視
六合內外皆寄也豈復知郡吏與公輔爲䟽戚哉語
云明珠不以櫝貴良馬不以御名使君其人與詩曾
無俟予言輕重而竊附於知己則私願畢矣使君毘
陵人名迪光字彥吉起家進士

熊中丞詩選序

初中丞公與予稱詩燕邸中每一授簡公輒匠意立
就四坐盡驚以爲奇而公則未嘗自喜其後公仕遊
吳粵二十餘年間關兵革益復有慷慨悲歌之思卽

大敵在前戎衣被體而時時嘯咏不廢若昔人所艷
上馬橫槊下馬草露布公又不啻先驅之矣顧公盡
瘁王事而功載盟府不復欲以詩名家故其藁散逸
殆盡而存者什之一耳予又以公之遺命哀其過半
而殺青焉蓋竊取之曰百鷲不如一鷄千羊之皮不
如一狐腋也豈海內文章家固欲於公求多乎楊雄
漢文士也至謂雕蟲小技壯夫不爲予竊疑以爲誕
由今而觀以彼其才卒困於執戟固宜憤悶無聊爲
是解嘲語云若公負文武才見用

明主適國家有三大難而公獨毅然肩之所至功成
所去尸祝語在朱司空所爲神道碑何壯也視世之
雕蟲者雖多亦奚以爲

送郡大夫仁甫楊公擢赴襄陽郡丞序

楊公之爲與國蓋六年兩上計所經部使察舉長吏
賢能凡數輩無不首公而署以異等之績任不可謂
不久而知公亦不可謂不多矣顧不得召拜三公入
居九列與漢賢能長吏伍而僅以次擢丞襄陽州士
人相顧失色且不知主爵者何意豈襄陽足以居公
而丞有加於牧耶吳子曰不然士患無用世才才矣
患不見知遇公旣以才而見知遇且爲之推轂位望

自此升矣卽襄陽據吾楚上游扼荆蜀而提宛許名
爲郡其實一大都會守丞非其人卽主德不宣而保
障失策全楚且受其病主爵者殆有深意於楚姑丞
公以歷試之安見非三公九列地乎諸士人輒然喜
已又蹙然懼謂公久于興諸所爲興計而遺之安者
法至備勞至深也奈何遽去興而襄耶嚮子之言曰
政平於人謂之文政禮恭於人謂之文禮治仁於人
謂之文治公故吳文人乃卽用文以治吾興大者修
師帥之體以風諸僚佐僚佐莫不廩廩憚之而百姓
陰受其賜而又勇於興除神於擿發堅於抑豪右以

信善良以故六年之間百廢罔不舉百弊罔不釐狐
鼠無所依馮豺狼無所馳突諸游民之浮食閭里與
諸巨室之詭脫徭賦者肅然一清公之有大造於興
也蓋千百年一日也今一日去興無論諸釁孽復萌
卽鄉之廩廩懷憚心者未必盡不懈矣公茲行其繫
一方輕重豈淺尠哉夫衝狼牙之石者非巨流無力
破骭骼之骨者非大越無斷微公孰使吾興與潁川
渤海竝著吾又懼難乎其繼也吳子曰公遺愛甚深
而士人之爲桑梓慮益遠矣乃予私爲公計則守丞
非公所擇三公九列非公所難知公才足以用世而

學又足以廣才也夫策大輿者載萬鈞前引馮駢之足雜以駸駸此天下至健也動可以摧阜靜可以絕川矣然車徒衡師每探其銜以塗其空始滑滑如泉湧焉予故不能爲天下任重非力之罪也以探銜塗空之術踈也公其以予爲殷鑒哉

賀一真楊先生六十壽序

一真先生東吳之太倉人其子仁甫以進士守予與國六年稍遷襄陽丞去去且數月興民德仁甫而思其舊政家頌而里祝之會先生與顧孺人先後六十年延辰則又相率而東鄉再拜曰是兩老人寔生我使

君而撫摩訓誨我者也吾儕小人何以報之庶幾天

錫兩老人朋壽而食福我使君無量乎乃代仁甫者涪州張使君聞而竊歎曰仁甫得民以及其親善樹德哉因與其尉若幕謀所以致興民之情而爲先生孺人壽則儼然造吳子而屬以言吳子曰昔晉人之歌東先生有曰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酬之報長生夫長生之報晉人德哲深矣然報止於晉未聞及其所生則仁甫得此於民且在去後時不亦異乎此其所樹德非啻黍稷之而已也矧先生與孺人又善自樹德其州里不獨用其子顯名與其子所見德之民

稱壽予蓋聞先生少業博士家言試有司不售遂棄去遊太學已授將仕郎鴻臚寺司儀署丞非其好也遂逐跡不出初仲父無子子先生爲其後後舉一子則先生身翼之至於成立歲時祀仲父如父而竟不有其家已爲伯兄保其三孤若已出已又爲里人白冤獄皆毅然排衆侮犯羣疑爲之至輕財樂施焚券契不責子錢與諸粟乏賻喪趨人之急若天性州里人無貴賤踈戚誦義如一口而顧孺人又善飭內政佐之蓋孺人以鉅家女適先生先生家故饒於貲而孺人性獨閒靜好儉約衣不厭布素食不厭麤糲至奉舅姑則美衣鮮飲食非其手出不敢進諸與先生遊賓客士大夫至則供具立辦無不各饜其意遇下嚴而有恩所使男服耕女服縑素無一浮食然亦徃徃優其力不令盡以故先生晏然無家慮而成仁甫爲儒多孺人力也詩頌令妻壽母其庶幾乎夫先生與孺人樹德其州里宜壽而其子又樹德所仕之邦宜其親壽故民情思仁甫因壽其親且在仁甫去後時皆無所爲而爲也張使君因民之情而致之尤無所爲而爲也今仁甫日以異績著聞薦躋通顯且俟天子有嘉命以華衮其親則民情爲之階矣豈吳子

詹黼滌彙 卷之四十一
不腆之辭足爲先生孺人重哉

趙州連璧序

往予過江夏則郭趙州子德觴予而見其二子時二子方弱冠伯氏清邵仲氏溫文竝國器也已見楚諸大夫無不國器此二子者心竊喜焉謂趙州有子楚有材逮今且八九年二子凡三舉明經不第心又竊異之間從兒輩索二子所爲博士家言一二過亡論經術之精弘有非末師所授卽取材左馬漁獵百氏而發之藻繪瑰琦庶幾老於談秬者又明習當世務有智略高視諸郡國士數等將無遘知己難乎乃諸

大夫又奈何膾炙一日也比遇侍御朱公試郡國士得二子文大驚因厚遇之已知其爲趙州子也題之曰趙州連璧蓋珍之也二子猶謙讓不自信而以其言謁予予曰侍御善相士哉語云士非玉璧談者爲價予竊以爲其質誠璧也而價傳焉若有違質雖善談何加故梧臺之石可以愚宋人而周客觀之則掩口和氏之璧三獻不售於楚趙王得之則非十五城不易今侍御之璧視二子爲其質足以當之予益因是而慨知己難耳夫二子亦三獻矣侍御一朝而償十五城豈復憂不售乎乃予爲二子私計璧之爲言

積也天地之精也故帝奉之禮天三公奉之贊首祚其用至重也夫積其精以待重用則符彩不揚非所急潤澤不流非所患彫鏤不工非所疵惟其有完質焉重用之益重矣重用之益重雖十五城豈足以當一觀哉願二子之留意於質也予於趙州爲同年友故得忘年友二子而贈之以言如此云二子伯氏名正位字某仲氏名正域字某

賀奉政大夫張公受封序

奉政公有子翼先爲武昌郡丞能其官越三年以治行異等爲兩臺使所表薦

天子嘉之賜璽書褒勵因加恩所自生於是公得拜封爲奉政大夫官如其子配胡氏爲宜人丞君業已函章服再拜使者馳蒼山洱海間揚

天子之寵靈以爲二尊人壽太守河南劉公則謂奉政公遠在萬里身不去巖壑足不及國門一日以其子之賢而受知

主上儼然被盛典使蘭津以內士人傳誦而歎艷之益相習而脩名教以爲榮顧長丞有兄弟之誼獨能嘿焉不相賀情乎哉爰介有司索吳子下雒湖上致幣焉請所以賀公者予不克違乃申太守公德意而

言曰聞之古聖王卽位封賢者茅土非爲諸侯官府
非爲卿大夫皆爲民也我明令甲斟酌古意用之
而重吏推恩又視漢制爲增厚則親民之政其先乎
今丞君以親民之政當

上意上亦因之顯其身以及其親夫親民卽父教之
忠也及其親則君教之孝也皆古之制也奉政公於
是乎有子矣公初爲安寧州文學官屬其子令射洪
有聲輒奏記自免去語其里中長老曰以吾窮經白
首曾不得效鉛刀一割之用乃兒子輩能以吾緒餘
爲朝廷受事脩職業卽無異身親爲之而又安能

役役老作經生師乎無何其子自射洪遷武昌去公
益遠公數詒書戒勿得內顧兩老人差強食不須祝
行不須杖兒其壹意清白勤公家毋失名譽卽兩老
人安內顧無爲也蓋丞君之能武昌也固有所受哉
會聞武昌奏最公又輒然喜曰是不忝爲吾子趣童
子治里門以待嘉命至由今觀之朝廷加恩臣下
皆忠孝之徵非可以私意覲也乃予於丞君猶有私
快焉夫子之於親三金千鍾無豐嗇皆養也一命五
服無崇庫皆尊也顧以逮親爲天幸非是無所用其
情耳古人南游而北嚮豈其爲賤而養不足乎其志

可諒已乃若奉 璽書以承歡擁章服而稱壽卽二
尊人義方其子而身享之非其種德異而得天最厚
然乎予故爲丞君私快又計其名位自今且日起而
圖所以報

主上者日益重且大明於報 主卽養志之道寓焉
故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曾子亦曰蒞官不敬
非孝也郡丞公奉若家訓久矣願益勉之當不徒以
家慶悅二尊人哉

送黃州太守彥吉鄒公入

觀序

鄒公守黃州蓋三年且戒期朝正受計天官大冢宰
其所部一牧八令聚而言曰公天下才茲行當以治
行應察舉表次爲公卿檐帷不復黃矣亡論黃人有
私望卽吾屬竊在下吏將安所師自樹而孰怙恃以
安其職且公方以垂橐入清風穆然載于路莫敢有
私覲奈負公何無已其贈之言乎於是屬趙黃岡詒
予書徵言爲贈蓋趙爲新安許先生高弟以先生故
識予而予又公新知也其復何辭夫太守吏民之本
爲能導其吏以養民也今觀遷固紀循吏曾不數人
而數人者之所爲又不過曰奉職循理曰去其泰甚
曰以儒術潤飾吏事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耳而一

切精悍刻核之士雖有異績不與焉茲其意深遠哉
吾楚列郡凡十五而黃爲最劇辨治爲最難公下車
脩師帥之體破拘攣之見削繁苛之條嚴於吏而不
爲束溼慈於衆庶而不縱其回錫譖不行狐媚不邇
以故吏得安其位而脩職衆庶安其田里而樂生比
其成也尤不好示務施以自旌其伐此不庶幾德讓
君子哉何啻遺風也蓋公生平內脩潔而外伉直自
爲郎負高節不能浮沈取容乃出守劇郡則第臥而
理焉豈其慕汲長孺之爲人而遂近之予又聞公嘗
面折人而義形於色已卒善遇之已復厚爲其人地
惟恐不見表異則非長孺能萬一也公蓋以學術勝
乎漢主知長孺近古社稷臣而譏其不學有謂哉至
如黃次公善助廉吏毋失賢者心鄭當時推轂其官
屬丞史常引以爲賢於已公兼有之蓋可謂天下長
者矣茲一牧八令所爲怙恃師保公而眷眷不一
日舍去者與以予觀之公處黃黃人芑焉諸吏於黃
者芑焉卽去黃而九列三公其爲芑且益廣而黃固
其結轍地也予鄂人與黃人相望故得采黃人之頌
公者代贈言

送郡大夫叔見張公入 觀序

張公涪世家初舉明經推擇爲鍾祥令鍾祥古郢都
今

帝鄉也故宮寢廟在焉天下蓋豐鎬視之矣其居人
雖首被恩澤號湯沐邑然有大帥司守中常侍司
祀事竝得奉璽書儼然臨之又諸祠官衛尉之屬
多所增置雜處一城頗爲居人患卽監司郡大夫制
有所不得專法有所不必信何論令也顧令又受成
監司郡大夫而爲之調其法以宣其制者也一弗任
則侮至一弗當事要則釁生湯沐之不爲吏民賴也
天下蓋又孟門太行視之矣乃吾張公卒有令譽於
鍾祥而上異績受知

主上褒以璽書而爵其所自生則遵何道乎可不謂
紳君哉是時諸旁郡士人無不風慕公會有詔擢
公守興國人或諷公興難治者公笑曰天下豈有難
民哉顧司牧自擾之見以爲難耳且予戒孟門太行
之轍幸而不踣興坦塗也又何難焉已下車未數日
問俗而知其民愿而嗇朴而不文嵒岷而無積聚則
又訢然大快曰此可臥而理矣因下令與民休息未
一年政平訟理事集而民用和聲聞諸上官莫不嗟
而異焉太守所部不號難治耶何易易乃爾公攬纓

而對曰凡言興難者難興者也彼非簞簋損名則鞭
箠造怨耳以此難興豈興之罪哉於是諸上官無不
竊歎公長者而大爲興民幸蓋公開敏而習故實非
百里才以故削牘如馳發幽隱如照而解焚應變不
啻若刃遊而矢決之乃猶不竭其智不殫其能日寬
惠以慈於衆蓋龔少卿黃次公之流亞也其大者曾
無城府所至推赤心示人人亦傾心信之卒有疑事
輒不吝訪耆老咨遺訓而立辨焉又其大者躬厲清
白恥以一介自污故請託無所行問遺無所受居不
過飯脫粟行不過齋乾糗往往爲同事者所厭薄不
堪此殆古廉吏所難何但長者嗟乎茲公所爲無難
於興且一日爲興洗難治名甚大惠也興其有天幸
乎屬當戒期應 朝受計大冢宰諸士人卜祖于郊
而使吳子行爵吳子曰予所見天下廉吏其猶景星
卿雲乎何寥寥也卽有之其自喜名者也非其質廉
也觀公治郡率任質而不近名故廉無所強亦無所
爲語云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蓋重質乎夫
毛嬙西施有目者見而美之美其質也而非以其脂
澤粉黛也韓公子乃以脂澤粉黛喻善治不已大謬
乎甚矣廉之敗於自喜名也考周官冢宰以六計弊

羣吏曰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而已夫六德皆生於廉故計吏以廉爲質今天下稱廉吏而無媿色者孰有如公哉公行必以異等當太宰太宰有所表次而超拜右職必公其先也公豈獨無難於郡邑也與哉

胡山人詩序

胡載道氏故吳人以辟寇竊負其父徙楚之蘄春居焉今且長子孫約婚蘄春遂又爲楚人然非其好也屬貧不能治裝歸耳予蓋聞載道稱詩楚王侯士大夫間甚著顧咫尺不通予一刺者二十餘年心竊異之暨予削籍還里中則載道一歲三見訪予謂載道何相遭晚耶載道曰知公處脂膏而不自潤黷誠貧亦不欲家於詩也今請得爲社中客足矣予益以此重載道非諸游談之士比也因與之言詩而載道亦惟予言而不疑遂盡發其所爲小寄菴藁芟其所不自信者十七而存其所自信者十三又稍稍繩削潤色之成一家言以視予乞序嗟乎載道以布衣遊諸王侯士大夫用其詩益貧且老而猶勇於求精而期於必不朽何壯也乃二十餘年一無所信而獨因予言以自信又何相知深耶予閱諸詩穠不至豔豪不

及鹿麕憂憤而不過激奇譎而不傷巧鏗然唐音也其在大曆貞元之間乎卽大曆貞元諸名家又未必如載道之求精也其爲不朽也奚藉予言載道名賢其子之驥亦自喜於詩與予友朱子得善

田子壽集序

往歲華容孫兆孺過訪蓋談其徒田生能詩云乃者田生使使三千里外以其詩來問予序予蹶然曰有是哉生師事兆孺而猶有所不盡信必有所待以爲信顧其使來遠矣卽楊子所進予麾之不已甚乎因取其詩一再過則兆孺業已櫟括之曾不浮譽生一

辭而生其人與詩蓋相當云夫楚自鬻子爲周文王師其後遂多博雅文學士至離騷備風人之旨儒者經之以爲辭賦祖楚人於聲詩其天性也乃若田氏處巫黔谿洞間自高帝定天下世世內附稱蕃臣何至負奇如生哀然拔流俗外而游諸名人達士間稱詩異矣卽兆孺能授之詩而不能使之盡信詩茲增異哉夫白狼歸義是歌笮都而敕勒之歌率本鮮卑語詩固不擇地而興矣秦穆公得由余於西戎用以定霸何論文學聲詩哉予觀生之爲詩蓋有感於抱藝不得自試又海內晏然無所用其武日佔佔喋喋

與被毳控弦之士出沒茅箐間無豪也乃慕三閭之
牢愁激鬻熊氏之餘潤而發之詩以自舒其感槩激
印之氣庶幾有所託而爲名高乃兆孺獨鑿括其詩
而不言其志宜生不盡信哉生名九齡字子壽因題
之曰田子壽集

方舟唵序

予旣序彥吉詩傳之矣乃彥吉信予過而益自賈勇
於詩海內諸辭家無不膾炙彥吉詩者頃彥吉以計
吏自京師還過其里攜所與葉山人俱來黃州計方
舟江行一月餘而下榻留郡齋又一月餘所爲倡和

詩業已成帙使人持示吳子曰此吾與山人方舟唵

也子如不槩其無當而抵之敝帚乎願不吝一言首
引之庶幾有所託而取徵也時予方避暑谷室中不
攜一書因得靜手是帙窮日而卒業焉夫彥吉與山
人才境各有所臻而風力韻格兩不相下其究則交
相輔也彥吉善取友哉彥吉興致不凡標宇獨秀每
好自匠其意意之所極前無古而後無今飄飄然有
凌雲之氣而山人則逡循守繩墨稱體勢廣於取材
而嫻於結撰間出奇語得山川之助爲多予故謂其
兩不相下而相輔焉李廣程不識竝漢名將顧不識

正部位擊刁斗自衛而廣獨減省約束令人人自便
其士卒愈樂為之死即不識嘗私竊歎服之予用兩
將軍說詩彥吉與山人其似之矣乃彥吉又欲推轂
山人以為江南布衣重嗟乎彥吉豈獨重布衣哉山
人名之芳字茂長蓋嘗遊于鱗元美間稱詩宜其為
彥吉友也豈世所稱必附青雲之士以傳者哉

賀通山王大尹膺部獎序

通山為武昌最僻邑介在山谷壤土瘠而物力故微
頃屬歲饑邑人以菜色耕而吏不加恤又從而魚肉
之以故財日益匱賦日益逋閭閻愁歎之聲匆匆載
於路矣會兩臺使察眉而求之曰此苦吏急也因按
治墨吏去疏請擇良吏蘇息之於是選部以剡谿王
侯來王侯故由明經宿儒選署惠安簿在任多異績
稱廉能閩中遂得察舉高等署右職殆古桑氏所稱
六翮之恃非毳毛比數也異矣異矣侯故開敏而習
故實又善處議當人心初政即反前令之繁苛與民
休息使得務耕稼滋殖以樂其生而後奉責逋之檄
蹙然臨之曰茲國計也非若曹所得終逋毋徒自苦
即大司農徵發期會一督之不應將以文法持長吏
豈若曹安乎邑人聞之無不感服凡吾屬得藉餘力

務耕稼滋殖皆侯賜也奈何偷生啾窳而以失期重
侯憂於是相率樂輸襁至而輻輳矣已將漕者之南
都大司農按籍而綜核之謂通故多逋而今無逋且
先至爲諸郡邑望也非其令賢而優庶政能然乎乃
檄楚行省大方伯馳禮幣特旌異侯檄下侯猶謙讓
不自功曰茲民力也長吏何敢攘之以賈令名爲乃
邑人則私幸侯見知遇大臣益得安其位以盡力自
效當爲蘇息計益周至快也相與塗歌而野頌之庶
幾所謂一夫得情千室鳴弦者乎而學官弟子則邑
人之表也因介陳劉兩生來爲侯索贈言予旣述侯
知遇之概且屬兩生申之曰大司農被侯異典豈獨
推轂侯將無爲世道復古徵乎嘗讀兩漢循良傳其
最知名者類起議曹從事將作謁者以及丞簿均輸
長竝得從察舉賢良補守令徐用表次成績召拜爲
公卿庶幾立賢無方之遺意云逮我 國初任人間
用漢法久之法意寢微治理亦少槩見茲遇

聖天子法古求賢眷簡親民長吏詔察丞簿之良表
署爲郡邑長間日徵入列在臺省一時賢而在末位
者莫不彈冠思奮焉予聞侯之佐惠安也凡七被薦
書名藉藉動 朝著乃得稍遷一令蓋量才而歷試

之也夫仕患不遇合耳簿得察舉而令令不得表次而臺省而公卿邪侯其勉修牧政之未備者俟焉予將以侯爲世道質

感雨詩冊小引

張侯閔旱禱雨雨輒應予旣采農人之謠作時雨篇誦之矣郡士人學官弟子屬而和者若干人得詩若干首業已成帙持視予且欲予一言引其端蓋人人德侯言言感雨也庶幾可以觀風乎昔洛人以雨歌祝曰精符感應元城人以雨歌東曰先生通神明然則旱而禱可牧事也而有應有不應其天乎乃天之旱吾土也不與隣壤異而侯之雨吾民也又不與鄰牧同天人相與之際難言哉彼所稱精符神明云如出下雉人口殆其所以爲禱者異也豈觀風者所不必采乎

任白甫玄草序

予考劉邵人物志謂求士當竭其兼長蓋使之論道德法制策術備矣夫士負其奇亦謂非備不足以自見故其業勤其論易定未有不得才者今制三試蓋兼用之而士彬彬兼應之則先輩有馬晚近承學率沾沾用其一而緩視其二曰取具目論足矣嗟乎豈

惟士自恕哉有司不必求備於士而士即無所用竭
耳予友江夏任白甫氏於斯三者殆有精詣自弱冠
負名江漢間彬彬乎兼長士也顧復不售有司起家
貢籍則不必求備而士無所用竭之明效也乃白甫
既入 大廷卒業大學給事大宗伯屬又無不以文
冠天下士豈其怯小壘而勇萬人敵哉所遇求士者
異也客有抱玉過三家之野曾無一人就視者挈而
趨名都之肆則重價爭購之何以異吾白甫哉白甫
今售矣白甫故與郭吉士美命同業吉士今雖以文
顯而猶推轂白甫不置因裒其所著諸義及 大廷
以下所試諸兼長屬劄劄氏以傳而命之曰任白甫
玄草蓋華其辭而幽微其旨也吉士知白甫哉而予
為題其端如此

伐檀齋集序

頃予遊吳而吳詞人多從予遊者最後得張左虞蓋
王元美先生所呼酒人也而又津津賞其詩夫元美
居恒於吳人鮮浮譽豈左虞無當而見阿耶今觀所
著伐檀齋詩固恨得左虞晚矣左虞故為衛將軍一
再見用大司馬業已躡而自罷退居吳趨里每好讀
先秦兩漢書所為詩一洗穠郁靡曼之習而抗意曹

阮結體唐十二家而於其鄉之先達舍元美昌穀非其侯也人言介胄之士稱詩沾沾剽儒墨以藉資賈重爲自媒地蓋有之而以當左虞則大謬不然夫柏梁臺詩衛尉大將軍儼然在列矣逮若清嘯退虜雅歌從軍橫槊賦詩下馬作露布豈不介胄士而盡椎魯無文哉卽左虞遭遘承平吳下垂三十年不用武乃得退從所好瑩精竭才於詩以自喜則何負於世而世顧苛求之燕令左虞不蚤自罷馮陵一旅樹伐行間矯矯稱虎臣稟將而顧不能以八牘希敦詩悅禮之風亦惟埋販狗乘時赴功名者耳何豪哉予旣別諸詞人左虞介其友曹子念爲請序予卽不敢用左虞盡吳下才然用元美之不浮譽足以才左虞矣

蘇長公寓黃集序卷之四十三終

蘇長公寓黃集序卷之四十四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校
新安方尚贊

序三首

蘇公寓黃集序

蘇長公之寓黃也蓋被放云然長公以文見放而文益以放著如兩赤壁賦津津人口者四百餘年豈其境必烏村而法必屈宋楊馬哉而才氣風節有足雄一世而倡後來人人爭豔之矣予考長公少聞其母誦范滂傳慨然慕之母亦大異其志後雖師其父為文然性好莊子賈誼陸贄書故其為人倏儻踔絕一

無所回疚而文絕似之大都忠獻納似誼而少戇健
論議似贊而少激至縱翰揮霍旁若無人似莊而不
善藏其用予以爲當是時不及黨禍如范滂幸矣何
但放夫長公力詆新法王安石亦心惡其異已而陰
擠之此謂邪正不兩立雖得禍甘焉乃安石每得長
公文與客歎賞不已至謂司馬子長不能過何正言
方媒蘖長公詩以爲訕上且下詔獄窮治之而猶宣
言於朝曰軾奇才也嗟乎異哉豈文能作祟而猶翼
其有令名則予所謂才氣風節足以厭之也予又竊
異夫長公旣放與人書亟以詩文爲戒而黃諸作乃
獨多不幾於猩猩嗜酒且罾且飲乎古今辭人之癖
有未易以創解者類如是矣他日長公自譽其文謂
如萬斛泉不擇地出而好事者評其詩又曰如武庫
干戈森然令人神懼乃其中不無利鈍長公固善自
道而評亦深知長公哉嘉興陸仁卿氏自爲文部郎
嘗夢與蘇長公遊已左官量移黃之別駕會從其長
鄒彥吉氏過赤壁則遽遽然夢中事也因力贊彥吉
一新其祠宇而使江山增勝已乃屬王文學行甫括
長公寓黃時所爲詩文彙爲四卷附錄一卷蓋不啻
字句珍焉題之曰蘇公寓黃集使人問序於予予又

稍稍裒益之而序其端如此

方君敬先生七十壽序

初先生與余同舉進士又同試春官祠部政諸見先生貌古口訥出入手一書默默玩誦不以色親人不以言自見以爲無大喻人獨余與長興徐子與異之謂鼎士負千鈞弩不輕發人固不易知也會大宗伯華亭徐公試所部諸進士以兒寬天子建中和之極爲目先生立草數千言不易一字余兩人就視之則多采遷固禮樂志及仲舒春秋繁露語反復借漢事風時政得失其文辯博宏雅當事要因相顧竊歎天

下士豈可以皮相哉迺先生亦已心異余兩人時時過從以古文辭相命未幾先生領邑出之嶺外矣順德在嶺外爲最沃宦其地者多以篋篋損名先生獨持廉平約與民休養屬海濱盜起先生不勒一兵第密發邑中諸大猾陰罪令得捕盜自贖盜遂平因得上首功 賜增祿一級後島夷犯吳越有 詔募兵嶺外而邑中應募諸少年多亡命無賴坐索厚資爲父老患先生面諭以禍福徐令人持牛酒勞之無不竦意就道者視旁邑不下省數千緡在邑四年兩臺使累薦其治行類多稱先生貌古而行恭口訥而中

辨余兩人私相語曰向謂千鈞之弩不輕發今一發中矣方郎鼎士哉然坐不通京邑貴人書不得入爲臺諫稍遷南京民部郎無何屬衛士脫巾之變移罪司筦庫者而波及先生先生拂衣去去之日實不持一錢歸與劉宜人拮据治薄田自給居數年島夷大寇閩莆城失守先生有天幸得與其二子縋城脫大難避之邵武時伯子先舉明經仲尚爲諸生最少先生雖辛苦顛沛中介然不自失日閉戶詠歌與二子講業辯析疑義會余遷邵守適至稍爲從者具館穀先生尋遣其仲從余遊余閱仲負異才大喜謂先生有子何患無家先生亦大喜與余居邵且二年雖倡和杯酒間徃徃藉以聞過余益嚴事之至有私干先生者則先生掩面走耳已先生還莆未幾仲用經術魁閩省明年成進士爲世名人卽先生晏然田間至快也日予東遊過白門遇仲問先生年已踰七十矯健無異別邵時念不及走閩海稱觴迺因仲致辭壽先生曰先生之命字曰君敬旨哉蓋身有之矣夫弗恒其德而恒其年者倖也先生自少至老持一敬不怠卽所稱貌古而行恭口訥而中辨敬也夫敬事則敬敬人則敬故廉徵於吏直徵于友介徵于患難要

之敬爲其道也先生所以介多壽而長保令名固恒
理哉昔机汜七十而不釋恭爲魯君所尊異成回七
十常恐虧節仲由稽首稱君子焉茲先生已能事也
若夫呂尚父傳丹書首稱敬勝則八十矣衛武公作
抑詩箴戒恪恭不少懈則垂百歲矣先生其尚勉之
哉壽蓋未可以年筭紀也仲再拜謝曰家大人友天
下士多矣未有知其心如先生者請得馳以報家大
人

送陸仁卿自黃州別駕 召還刑部郎序

陸君仁卿自內曹移黃久之不調乃其仁風達節業

已溢旁郡旁郡士大夫莫不延頸望之庶幾旦夕得
藉爲丞守而復覩頽勃之治乎無何 命下召還刑
部郎黃人鞅鞅失怙恃旁郡士大夫有缺望焉會其
所部九屬長吏將爲仁卿設祖先介友人王行甫氏
謁言於予予曰微行甫言予不能無意仁卿也而又
重以諸君子之請乎夫黃楚劇郡也故稱守難而以
佐守爲尤難何也專制與兼攝之勢異而久暫殊形
也夫專以一制萬卽萬視萬聽皆一兼以貳執一卽
一視一聽猶貳此吏民之大情也故今天下稱善守
者常什三稱善攝者無聞焉其有聞者也又非其可

久者也惟仁卿之於黃則大較不然其用守之之道攝之乎仁卿故嘉禾名懦弱冠起家成進士試理廬江用察舉高等入爲刑部郎尋改南京選部駸駸負公輔望矣會中浮語左遷量移黃別駕蓋逡巡畏路且十五年仁卿素其位行若不知有險夷利鈍者比至黃則守適以覲行守還又適以遷去而仁卿先後居守者幾二年是二年也固仁卿遊刃之地而長駕遠馭之資也然予不難其居守而難其以佐守且二年如一日也予觀仁卿抱汪洋之度不屑爲媿阿具開敏之才而不務爲精悍懷乳哺之仁而不任爲姑息蓄博雅之學而不肆爲曼辭明金矢之條而不習爲周内巧詆諸所嘗施大者禮賢興學問疾弔死考先民之逸典而脩師帥故事豈非予所謂守之之道乎夫仁卿不自貳黃人亦無所自以貳仁卿故二年一日九屬一心吏之畏之也有餘懷焉民之懷之也有餘畏焉故曰萬視一視也萬聽一聽也今之爲吏者循循視已成事保無失其名譽幸矣何敢望仁卿之難若是哉頃者朝政廓清

天子思用端人正士諸嘗以浮語中仁卿及從旁下之石者竄逐殆盡仁卿始得以名實自見被召還

然則險夷利鈍豈人所逆覩哉仁卿自此升矣予謂
仁卿素其位行蓋知其爲郎也當不易其所爲郡也
卽知其爲公輔也當亦不易其所爲郎也予嘗一日
過黃客仁卿則仁卿知予深矣諸君子乃謂予知仁
卿而以意屬之敢不拜命

傳八首

四烈傳并序

四烈其三郡人其一蜀人而郡人姬也俱生嘉靖間
先後以盛年從其夫死予竊心異之喬木之詩說者
謂文王化行江漢卽女子能以禮自守豈四氏能風
於詩乎夫四氏皆處身貧賤家生無所師死無所激
第自信其從一之志巍如泰山不可動信如四時不
可移曾不知有身後名也奚啻賢於遊女之自守者
乎至如劉中壘范宣城所著稱方斯或有遺憾矣夫
徽美不殊而世典或漏君子猶愍焉乃予產同其鄉
而覩聞其事甚著寧能使之溘死無傳也卽閭巷何
以風作四烈傳

石瓊秀豐樂里人郡諸生石漢女生嘉靖丁酉自少
性剛烈與羣女居抗志自好不習爲冶容甲辰聘州
人張經世乙卯經世病卒瓊秀聞訃悲咽毅然欲奔

喪父母力挽之不可比至經世家一哭幾絕徐強起上堂拜舅姑曰不幸不及事吾夫猶得爲吾夫事二尊人卽張家婦無他志矣遂留喪次不去其後父母婁迎之舅姑亦以貧故婁勸之歸瓊秀竝以死誓弗聽稍迫之輒欲引刀自決自是宗黨內外無復敢有奪其志者張氏故微而經世父方困諸生不能自給未幾父又病死瓊秀獨與其姑自相弔卽并日而食不言饑易衣而起不言寒竟癯然骨立至庚申三月嘔血死予考列女傳其以未嫁稱高節者僅羅女靜羅女素也然靜之不嫁爲父報夫而素之死夫爲見迫於賊皆有以也乃瓊秀則何以哉夫執禮奔喪甘貧誓死此其志蓋可以貫金石而與日月爭光卽羅翟二女難之矣經世父名化予少嘗師事之從二姑爲宣化里人從必達女適趙璉兩家皆田舍兒曾不聞醮誠語乃其居室倡隨油然天性鄉鄰賢之越六年璉病且死目其妻而不能言二姑泣曰得毋以妾爲念乎惟有與君同穴耳於是璉目始瞑二姑撫屍哭之婁絕其姑力慰不解誓以死殉姑因屬一老婢密護之二姑知姑意勉從之已葬璉舍東隅朝夕持漿飯哭奠焉聞者爲之哽咽流涕未幾私告

其婢曰幸善視吾姑吾夫待吾冥冥且旬日今得以身與之試黃泉虜螻蟻死無恨矣語畢遂不復食尋以他事給婢出卽閉門解其經經死室中姑與婢破壁救之無及矣死之日年才二十有四其姑哭之慟曰婦死吾兒也因舉其喪與璉合葬予觀古列女類爲人所不亮而恐見汚至自刑其耳目鼻髮以示心若曰刑餘之人可釋也乃二姑一無所爲而獨以有同穴盟慨然身赴之惟恐失期卽賈生所稱烈士殉名未必若是勇也此之爲節不已難乎

太史公嘗悲巖穴之士名堙滅而不稱嗟乎巖穴之士猶有稱者而獨處身泥垢若所謂男而壻婢女而婦奴卽有奇節不得附青雲之士以傳豈賤其人而羞稱之乎夫管仲父之舉甯戚也以婢知其詩周大夫有其婢賢爲能忍辱甘死以全其主父母不可謂細行矣曾不得少概見至如翟家婢青死其主女卽因主女見列由古及今其不得有所因而稱者又何可勝數乎予所聞里中莊八兒死節事竊不勝其悲矣八兒郡富口人莊寧女寧父祖三世爲莊家奴遂冒莊姓八兒年十六嫁劉學良學良亦人奴子越一年病卒葬舍傍八兒執喪甚哀日舉案進食哭奠于

墓婁絕復甦久之爲舅姑所厭欲嫁之八兒以死拒
又數月有少年傭耕者見八兒悅之求爲贅壻其舅
姑業已納聘而使八兒母從史之八兒自度不能抗
佯許焉傭遂爲期以請至期八兒與其奴方晨春私
謂奴曰明日不相春矣奴不解其意少選又與奴易
簪曰他日見簪毋相忘也奴益疑之至暮忽改新粧
出拜舅姑舅姑不知其訣也以爲將受壻而喜之須
臾入室自經死夫八兒以人奴子爲人奴婦至微賤
矣又年少質弱卽依違其舅姑非有門閥可損保訓
可辱也顧獨視再適爲汚而甘死若飴茲不凜凜丈
夫女哉彼以富人子而有文君名人子而有文姬豈
得與八兒論貴賤哉語云金生沙礫珠出汚泥信矣
信矣

艾姬者蜀之什邡縣人艾榮女吾友陶弼令綿竹時
納爲小姬初陶娶于黃無子而善如嘗納吳氏姬生
一子且數歲黃陽愛之因勸陶再納黃氏姬蓋黃姬
卽其兄女性悍而有妖態計納之足以薄吳姬寵而
危其孤也陶尋攜兩姬之綿竹果不相能無何黃亦
自往助之初入解卽撫吳姬子陽泣曰久不抱兒兒
瘠甚豈小婦不善視兒耶陶信以爲愛也遂不復有

他慮會兒有微疾而陶適役于外二黃陰賂醫酖殺之且目吳姬曰尚能恃兒近吾夫否已陶知兒死二黃手而莫如之何第遣與吳姬俱歸吳姬遂見逐爲農人婦矣故陶得乘是時納艾姬艾姬年始十七端好寡言笑有寵於陶後陶遷姚安別駕攜艾過家與二黃異居二黃竊恨之已陶又坐事貶閩閩叅軍獨攜艾姬往黃愈不能平嗾黃姬往制之比至則艾姬退處一室曰寧絕吾進御毋寧使官解有惡聲汚吾夫名是時陶已踰五十無嗣自憤爲妒婦悍妾所厄鬱鬱成疹死黃姬恬不爲哀第自括其裝中資爲再適計而獨艾姬抱屍撫棺哭七日七夜不食而死死之日屬其從者曰吾從夫子地下無恨矣幸焚吾屍裹吾骨以歸庶幾耐夫子之餘土藏焉從者如其言以骨從陶櫬還至家黃猶妬未已大罵曰婢子安得耐夫尋瘞其骨壞垣下且逕其上曰婢子安得有冢乃所謂黃姬者業已不用命而自嫁夫矣嗟乎悲哉艾事陶未久且非其正御也而能慨然以死殉可不謂貞乎彼婦之妬不有其夫而忍於翦其嗣又何有於殉夫之小姬也後三年黃以惡疾死又二年郡牧楊仁甫始遷艾姬與陶合葬而爲文祭焉

林貞女傳

貞女名萊閩縣林參政允中子也參政初爲東萊文學官生女其解因名後參政登進士與長樂陳中丞竝仕浙江中丞因以其仲子長源聘女許之時男女俱五歲暨參政守南安時則女已涉孝經列女傳內則諸書而其性又柔惠有志操動如成人父母獨憐愛之異他子屬其母病目女卽不遑寢食每晨起輒抱母舌舐之至愈乃已其敦孝敬類是參政每夜分授諸子書女亦時時從旁竊聽至聞孟子死徒無出鄉語乃造膝而請其義參政爲援訓詁解之女大悟因謂彼同井里人信義乃爾奈何今之號門內親者反相戕若胡越豈今人獨非人耶母亦未聞古之道也參政爲之改容視其母曰異哉此息恨不男而女耳顧其他日當以士行爲名閥重何必男後長源成經術補邑弟子員兩家且待年而婚會中丞參政竝執親喪不得成禮亡何長源病卒矣女聞之驚痛不自勝徐解簪易服詣其家祠斷髮以自誓曰妾不幸不得爲陳氏兒捧匱盥竊願從地下事之所不終其志靈神在此諸林氏宗婦內賓日相慰解之曰子於陳家兒未嘗須臾共牢輕生無謂徒以憂怖兩老親

耳女正色拒之曰如若所言則未醮之女將得視其夫路人乎竊不願聞矣夫妻五歲受聘稱陳家婦今二十而以死生易盟豈能靦然而人面哉卽父母愛我而禽獸我視一死孰安於是諸解者不復能進一辭女因泣請於父幸告舅氏骨肉將復於土其治兩壙虛其一俟兒兒且奔喪拜舅姑得一日託在草土而盡庶吾志明且比於禮也已叅政又熟察女已有固志不可移乃具書如女旨以詒中丞中丞得書悲愴嗚咽久之乃報叅政曰婦志誠美非余所敢從夫余實不德而天降之禍天余子今又不自悔禍而以及人之子是重余不德也敢辭其後女請益堅中丞辭益力女乃拊膺大哭與其父訣曰舅氏所不忍於兒者死耳乃兒初以死誓冥冥者知之而輒負之雖生之謂何兒今下報冥冥者矣語訖遂閉閣絕飲食者七日嘔血死中丞哀之如哀長原因迎其喪與長源合葬焉嗟乎古今傳列女而有烈如林氏女者哉夫婦不踐二庭而以身殉其夫徃徃稱高行奇節難矣至如未婦而殉則千百年不多見蓋有之亦必有所迫而自刑也乃林氏仕族女待字中閨曾不知夫庭所在一得凶問遂慨然以死許而從容赴之此何

所迫耶意其天授貞白蟬蛻塵垢之外而有皜於赤
日烈於秋霜者耶此一死而萬古矣宜其國人私謚
曰貞女而予爲之傳以俟采風

明處士孟華陳公傳

嗚呼公下世凡四世且百餘年屬麗牲之石尚虛其
孫都御史蓋恐久而遂泯泯也始自敘述祖德以詒
後昆庶幾聞諸學士大夫家矣已其曾孫大司馬少
司馬先後來填吾楚國儼然在宇下而兩司馬竝
厚視之因以其傳屬焉傳曰公名英字孟華閩長樂
縣人其先福清南陽村人梁開平間遠祖大郎公自
福清徙長樂之江田傳生七世祖文海公又於宋開
慶間自江田徙古槐文海生該該生世珪世珪生遇
生遇生生洵洵生育是爲公父以永樂戊戌年生公
公上世竝隱於耕而家亦晏然自給逮

高帝初定天下時籍郡國良家子實戎伍公家當一
人踐更戍中都已又移戍和陽未幾戍者被罪謫戍
寧夏寧夏故朔方地苦寒又密邇羌戎趙克國所稱
秦民見行如徃棄市蓋其處也至以炎方人投之亡
論荷戈控弦非其任而性亦不能其水土一遇風霜
慘裂鮮不痲瘡而立僨者天順間公從大父浩從父

彥相繼戍死寧夏移軍牒至公以次當行公泣而謀諸人曰茲趣吾赴水火也一死死耳奈子孫世世難未已何或曰法得以自廢免子其圖之公曰斷吾指可乎曰未也公曰折吾臂可乎曰未也公於是叩心而歎曰天乎天乎吾不復得爲成人矣因用火鳳草矐其兩目以示軍吏軍吏憐而醜之得不行人言塞上翁以折髀致福然而爲公者亦苦矣久之憤懣成瘡至成化己亥年六月卒于家越嘉靖戊子始得與其配林孺人合葬于六都之星谿公生平性方嚴寡與人合因取古人佩韋義自號和庵當公之世去江田族已遠而家又中微乃獨惓惓顧念其先不能忘自脩甘二尊人暨世守宋元間故居遺器以蒸嘗家廟歲無缺儀猶能割餘產以助江田諸祀事曰均吾南陽裔也此可謂知本矣公雖鮮兄弟而友愛諸從不減同胞其遇從兄文粳孟輝尤極厚善後文粳舉進士孟輝以文行顯卒祠于鄉鄉人益以此義公會流賊鄧茂七寇古槐古槐人奔避山谷多至失所寇退公悉招而恤之使得各寧其家宜公樹德古槐至于今也林儒人爲三溪世族女賢而有士行與公共持家難拮据無遺力生三子長培蚤世次疆次空贈

刑部侍郎一女適諸生高伯熊孫六人其顯者大倫
贈御史大用進士官常州府知府大濩進士封都御
史曾孫十八人其顯者瑞卽大司馬省卽少司馬竝
進士琦舉人表貢士玄孫三十人其顯者長祚進士
官兵部郎長濬舉人長勉太學生餘穎脫膠序者二
十四人嗟乎初公嬰家難求醪一遠戍不可得至自
盲以芘其後何蹇蹇也乃其子孫先後起經術登用
治朝纓綬相屬大者位上卿次亦不失爲郎吏二千
石樹勲伐而流聲稱駸駸盛矣弔賀倚伏其機固然
哉藉令公愛兩目而從遠戍卽子父未必相保又安
知百歲後滋大如是哉語云本深者末茂德厚者流
光由斯而談天之大公後也詎獨以自盲也陳氏其
未艾乎

處士徐伯宸傳

處士名御章字伯宸德興人世居天門村蓋秋谷先
生八世孫也按張太史式所爲行實稱先生曾大父
行曰是出我瑤坂翰林顯忠公之曾孫上舍文中公
子也初文中有姊適建昌知州徐從龍後從龍無子
而產厚子異姓子三人以先生爲介子名之曰嘉善
遂爲徐後以理學仕元爲饒州路教授生公益公益

生授卿授卿生世華世華生有諒有諒生釋傳釋傳
生瓊文卽處士父娶渾溪吳孺人生三子而處士其
季處士生成化丁酉自少負英氣治舉子業雅志用
世會病羸用父命中輟視生產然其性獨嗜書喜稱
說古人雖之田間手一卷不釋居恒念先世多名德
益自砥礪脩布衣之行擇地而後蹈由衷而後言居
家馴行孝友歲時齋祀曲極嚴潔每一追慕其先公
未嘗不哽咽流涕又父事其兩兄至老不倦所與宗
黨內外稍直不阿徃徃固折人過俟其改也又卒善
遇之以故鄉人見憚稍行不義輒相戒勿令處士知
至紛爭不決得處士居閒一言帖然自解去不復有
纖芥遺憾卽不自意蒙外侮曾未嘗少動聲色第以
理喻之其人愈自惶恐謝過又不吝恤人之私而恥
有移德晚年與里中葉文學欽義士全以意氣深相
結因脩鄉校遺事以風厲一鄉鄉人尊信之未幾爲
春旱倡鄉人禱雨不自知其過勞遂病卒時嘉靖庚
子年纔六十有四先娶舒氏繼李氏生六男子曰迪
昭續昭誠昭賢昭繼昭述昭一女子適庠生許珂孫
男八人曾孫男五人處士下世且四十年其季子述
昭自爲狀越數百里來謁予作傳予因論其世而撰

次之嗟乎伯宸非所謂閭巷之士砥行立名而可施於後世者哉又多賢子孫微予言亦不朽矣顧予由伯宸溯秋谷公八世皆張裔而張又邑望族秋谷公蓋嘗自歎不及范仲淹意深矣乃其子孫數百年守徐姓不變豈曰孝子無改於父之道乎予按徐氏家譜樞密公故分寧籍有子六人獨真州別駕瑀從公徙德與其五子竝歸分寧則樞密之族在分寧者尚盛也瑀三傳而及從龍無嗣而嗣外家子得母自絕於分寧乎其自真州以下不宜享祀矣乃秋谷公重負恩不忍遽復然一再傳而徐氏之澤已斬久而自遺其宗以宗徐不猶田之爲車夏侯之爲孫乎是何孝之過也杖杜之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予故於處士傳及之以俟後賢云

贈嘉議大夫刑部左侍郎季厚陳公傳

公名塗字季厚閩長樂人其稱遺安蓋慕龐德公之爲人而用其前訓也父曰孟華公英其先世具孟華公傳中勿敘初孟華公娶於林生三子而公其季少嘗業儒家言久之爲貧棄去獨工楷書法雅爲鄉名公所重居恒意氣自許而卒折節行仁義里中會伯氏蚤世孟華公瞽而鬱鬱病也公不安寢處者數年

內持諸艱而外禦羣侮徃徃出死力至析產則推其
腴與仲而自取瘠已又割田三十畝以益仲曰仲勤
於家所就多也後孟華公下世且十餘年寧夏軍牒
復至當公以戍行會職方氏有疏請用兌戍法念南
北遼遠水土不相能而戍死者無筭其令北人戍南
者與南人兌南人戍北者與北人兌各就其鄉踐更
焉令下南北稱便公乃得免寧夏戍而代王韓兒爲
閩屯軍蓋韓兒故寧夏人也未數年寧夏軍吏弗與
公除籍而牒累至公奮然曰此禍本也不拔將長且
吾先君之自毀也謂何及吾之身而使子孫世受困
非丈夫子也於是按兌戍故事自草疏徒步入京凡
再奏不報號泣而歸蓋在弘治甲寅丁巳間也又二
年軍吏在門追呼公益急且使人密詢於路公不得
已泣而與高淑人訣曰陳氏禍福在此行其濟先君
之靈也弗濟吾其爲厲鬼矣因乘夜間行入福州吏
解見其中表林德淵與之謀復赴京時公單衣踉蹌
雨雪中憊甚德淵憐而飲食之解所衣綈袍與公禦
寒而使人密送之出境公遂得賈勇而北比至京則
懷資罄矣屬其中表謝仲簡氏時爲司空郎公徃依
之仲簡素高公義見公惻然相勞不靳具館穀且居

閒從吏其事疏上得報可除寧夏籍以歸然坐是廢
生產而家日益貧歷正德間董董朝營而夕炊殆無
宿飽已又值歲荐饑餽粥不繼者累日嘗匍匐趨福
州將爲人傭書以自食遇其從父季靜止之曰傭書
非計因令受童子三十人授書市中未數月公又厭
從市井兒取糶爲日曰壯夫不爲也謝去自爲卒歲
計而課諸子誦讀不欲以窮乏故損志公故人蕭某
善禔其家政四世同居公心敬之日稱述以爲宗族
訓惡少林順嘗挾睚眦之隙暴公逋戍事幾爲所厄
而死事旣白公亦不校後辣谿祖墓被發不得賊宗

人曰其順乎順忍人且吾仇也公曰茲疑也以疑殺
人雖仇何辜而吾忍乎其人聞之大自愧服後公以
積勞成羸病且死屬其子孫曰吾陳氏之脫遠戍而
近屯也其猶出重淵而平陸乎事雖有天幸然微林
謝兩中表吾幾爲厲鬼不反何敢望首丘乃令吾目
瞑矣若曹其母忘兩中表哉夫人有怨於已曾不越
宿而已忘至不忘人之德則欲世世報之公之德宇
概見矣其配高淑人邑茂才剛哲女也高故名族茂
才尤以儒行著稱淑人之閒家訓其天性矣初茂才
卜壻得嘉議公而以淑人歸時已不逮事孟華公而

獨林母亡恙林母視諸婦嚴而有禮淑人獨能曲順其志而用其命林母益安之謂少婦良已試之中饋中饋飭授之家家政飭蓋淑人性能安澹泊其自奉曾不饜鮭菜得一肉則以進林母而後分甘諸兒所與嘉議公歲時供賓祭篤宗親則又勉致豐潔以當公意遇孟華公忌日輒手治葶羹薦之從其生時所嘗嗜也已公坐寧夏詰逋戍頗爲里胥所擾歲無寧日淑人竭力佐公厚賂遺之公乃得脫然自行其志凡三如京師皆淑人解橐中裝爲資最後併鬻其奩田略無難色暨林母寢疾淑人請以身禱不起爲之痛哭垂絕且傷公貧不能具厚斂因盡發其故篋衣襦衾衽以相之成禮里人稱淑人賢孝無間然矣其後貧日甚淑人處之晏然卽食不再不言饑衣不重不言寒公嘗操舟從連江載粟來中流遇暴客僅以身免淑人恐公自傷也慰之曰暴客奪公食而公不貲之軀故亡恙至厚幸矣尚思其他耶公意遂釋後公卒而諸子漸長淑人每慟哭訓戒之曰而父猶藁葬也而母卽後死其猶以若曹肩陳氏之統若曹卽不綴學以自振他日何以易而父墓道且令而母負地下安用後死爲於是諸子退而力脩其業成儒

淑人目覩成進士者二人喜且泣曰而父不及見矣
公生宣德己卯年而以正德丁丑卒淑人生後公六
年卒後公九年嘉靖戊子合葬星谿越甲午以子大
用貴奉 敕贈公文林郎監察御史高贈孺人越萬
曆戊寅又以孫瑞貴奉 誥加贈御史爲嘉議大夫
刑部左侍郎孺人爲淑人子六人大猷大倫大夏大
用由進士歷御史仕至知府大濩由進士仕至府同
知封僉都御史大全竝淑人出孫十人人長器官巡
檢次訓次瑞由進士官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次謀
次舉次琦舉人次奉次常次省由進士官兵部侍郎

兼僉都御史次表貢生次居次奭次鬯次潛次后次
袞次健曾孫三十人長祚舉進士爲兵部郎二十四
人爲邑博士弟子餘尚幼吳子曰予觀嘉議公狀蓋
惓然傷之而竊幸其有天祚焉夫公備嘗艱險以靖
家難而遺之安志何壯也而卒窮約以終其身豈其
智有所必困而義亦有所不爲乎今子孫席其餘慶
輩出爲縣官用中外夾輔勲載旂常光揚公秘德儼
然受知 二帝追爵至上卿陳氏於是乎大矣微公
其誰荒之卽淑人佐公於微而振其子以報公豈非
天祚陳乎昔者懿氏之卜陳曰五世其昌竝于正卿

公豈其苗裔也又令聞足以長世宜過所卜遠矣

龍龕同藁卷之四十四終

龍龕洞藁卷之四十五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校
新安方尚贊

傳一首

章養心先生傳

先生名子沐字養心吳興德清邑人其先會稽人有
徵士魯翁者業形家言為人相冢宅有聲會

宣皇帝卜陵且得兆而復陰埋金錢其下 詔使天

下諸形家相之無一中而獨徵士奇中有如拜壓紐

射中覆

帝意大悅欲官之辭不受因 命大官賜醕而錫以

龍龕同藁

卷之四十五

劉然

徵士名徵士自此重矣已徵士遊德清愛赤岡佳山水家焉已屬其仲子之季徙東衡又爲東衡章氏季生三子長曰恭無嗣子其弟敬之子裕爲嗣裕生四子季曰鑾稱西林公西林公娶陳孺人生三子長卽先生先生少英偉不作兒態十二負笈就外傳非省母不歸十七補邑庠諸生歲時下帷誦讀嘗手鈔五經諸子及秦漢諸名家言行坐手一卷不釋爲文卓有古意會西林公困徭役先生又時時輟其業佐之已復不見知遇有司年駸駸踰壯頗自厭薄舉子業弗治移其力治生其後生計稍腴且已有丈夫子四入日與其配孫孺人具甘毳娛西林公未幾公病卒先生哀過於禮明年孫孺人又病卒先生遂絕意進取爲延師課子計至萬曆己卯伯子嘉禎舉于鄉庚辰登進士第先生且喜且泣曰是兒吾先子與吾內子嘗厚望之今俱弗逮見矣是年先生六十而叔子臺禎試得儁鄉士人無不舉手賀先生者辛巳春伯子授楚蒲圻令當之官過里迎先生就養先生曰有老母在吾安得獨就兒養第兒經生也不習爲吏吾姑與俱視之比至蒲邸三月喜顧其家監曰兒初解逢衣試一邑如老吏吾無憂矣遂決策東歸爲陳孺

人壽伯子度不可留以八月朔日具舟戒吏卒送之江行凡六日夜抵蕪湖蓋先生江行累夕多怪夢時憂陳孺人臥不貼席已遇鄉人之爲江賈者得家報則陳孺人固無恙也先生大喜束書遣蒲人操舟還報伯子而自與蒼頭數人買舟從太湖歸時風候不佳舟人與其蒼頭皆有難色先生力拒之曰吾所爲舍江而湖者以湖徑於江猶及吾母壽辰也如必以風候爲行止奈倚閭者何舟人於是強從之解維行不知幾十里舟竟以風敗同舟之人無一存者蓋八月旣望事也後數日有村叟顧玘行經沙浦間見

漂屍縱橫惻然傷之指先生曰是美髭而練衣者非大儒則大賈也得無有求之者乎明日村中惡少年數輩爭來褫先生衣叟不能止已探袖中得一箒以遺叟其便面則蕭太史良有所書贈言也少年旣去叟乃呼其家僮從沙中瘞先生屍且識其上而餘屍纍纍左右焉乃先生家與伯子邸中兩不相聞也居月餘伯子忽忽心動馳一使歸起居先生則舉家驚悸莫知所出而蕪湖所遇鄉人適亦歸趨告其家以蕪湖別時狀當是湖上有不諱也於是叔子叩心呼天偕諸宗鄴人大索湖上數日遇顧叟指先生屍所

在啓之顏面如生併得所遺衣篋以歸比蒲使還報伯子時尚不知先生何適乃伯子方寸已亂卽日棄官徒跣從間道歸至家則內外哭次於堂上矣以故伯子憔悴苦塊者三年猶有遺恨不遽出嗟乎予閱先生狀殆不勝其悼矣狀又言先生內行甚篤居恒見二尊人稍有慍色輒夫婦跽牀下涕泣請罪必豫悅而後敢興視二弟曲極怡愛至白首無一間言癸亥歲大饑里人李文錦夫婦餒病且死扶攜叩先生之門求鬻其舍旁地先生慨然延入之而手爲糜餽之旋有起色又稍稍分餅粟送之歸李夫婦得不死而先生亦終不受其地時先生業師遊宦南州朋儕多欲拉先生謁南州而爲救荒計者先生獨謝不往曰夫士自食其力日一飢粥甘也何至走數千里拾人餘唾爲嗟乎若先生可謂孝廉也已迺獨以經術老不見爲世用而又死非其所天意之謂何吳子曰先生之適楚爲急其子也而取徑道歸吳爲急其母也鍾情俯仰之間蓋天性矣自古有死卽不免魚腹未必非正命夫謂非正命也者則屈之懷沙也以忠卑徒之負石也以直曹饒二娥之沈于江也以孝具曰非正命可乎予楚人與蒲爲隣比聞伯子政方新

卒卒以家難棄蒲去蒲人至今戀戀焉則先生何負於天而天故危其身以遺恨其子莫非命也夫先生享年六十有一孫孺人故名家女相先生有士行生男卽嘉禎臺禎而禧禎吉禎則孺人所置施氏出也餘具王司寇所爲誌中勿敘而予傳其大者如此云

肥城縣重修關侯廟記

肥城故有關雲長廟當邑之中不知創自何代至以王號號之御史中丞李公未第時嘗下帷廡舍間睹

記邑父老歲時伏臘更相主進持醵錢聚賽爲樂其有兵荒疹癘及昆蟲豕鼠之害雖至微細輒相率磔雞刺彘尸祝而禳之以爲常云弗賽弗禳卽家懼而人不自安史噐氏所謂神依人而行固然哉後中丞公宦遊且若干年廟日就蕪圯幾鞠爲場隆慶改元邑父老聚而慮材鳩傭一新其故寢殿中嚴賓廬在序庖溜庾井各適其所繚以丹垣扞以重門又築臺可數仞而亭其上以懸鐘虞由命期以迄完繕曾不朞月邑父老之賽且禳于斯者莫不義其役而歸功於神中丞公廼以其意屬予記予按雲長以漢前將

軍遇害江陵後始追謚壯繆侯未有王號而追王之者母亦竦意臚語有如蔣帝茅司徒之稱不必有據也夫廟以妥神而稱之以其所不安予已不知其可又王則王祀必陳禮備樂而後舉非父老所得磔雞刺彘賽且禳也今尊神而庠其禮將饗之乎予故先正其名因欲解父老之惑又申告之天下廟祀侯者多矣而肥祀爲猶有名何也以侯嘗麾蓋策馬斬顏良解東郡之圍一時英風至今凜凜在肥故東郡下邑也祀典所載功施於民其庶幾當之夫侯之血食旣有所從來齊魯人好義又其天性固宜世祀不廢乃予聞於古之人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夫神依於人志帥於已志未定而聽於人是惑也人未協而聽於神惑斯甚矣夫侯合徒翊漢虎視孫曹忠勇稱萬人敵蓋人情所共震也諸父老聞侯之風舉邑而嚮於義乎是侯之有大造於邑已不然人不我與神將焉依且父老獨不見侯之起也以亡命而其遇害也以樊之捷由斯而談禍福相倚侯亦不能自爲命而又能於百世之後禍福乎人哉中丞公遂以予言告父老因礱石而碑之

登石蓮峯記

峯在普定城內稍南隅高可百仞獨峙為一方奇觀
 故未有名後以浮屠氏塔其上俗遂相傳呼塔峯林
 大夫不以為雅屬予易今名云蓋予從大夫登是峯
 也凡數十折皆捫石而上石片片阿邴如蓮華俯仰
 視之則盤紆嶸嶸雪然千葉蓮也又其麓為古圓通
 寺命名蓋有取焉林大夫曰茲山生金筑夷壤不知
 幾千百年始入皇輿又二百年名始著豈其遇我兩
 人晚耶今夫天下士以遇塞為顯晦彼負奇終身泯
 泯不見物色如茲山者豈少也比其顯者也或不必
 茲山若也又奚論蚤暮耶於是振衣絕頂趣童子雅
 歌觴予有頃滃雲垂天薦雷殷地雨且至大夫曰茲
 泱泱乎山靈來哉予謬為呪曰山如有靈雨姑徐徐
 遂與大夫各踞一石飲環視數百步外居人走避雨
 田者不及被襪襖市者不及斂闌闌山鳴潦湧匆匆
 瀉瀉獨予與大夫箕坐飲自如雨亦竟不至暨漏下
 數刻風起不可燭始扶攜下就飲寺中比入寺則雨
 驟如注不止矣時萬曆改元孟夏辛未日夫峯之得
 名偶然耳乃雨止數百步外使予兩人竝饜其心賞
 而後至可不謂奇哉可不謂奇哉大夫莆陽人名澄
 源字仲清

雪山冰井記

往歲友人以白瓷缸一口見遺體圓而資極瑩澈高尺許徑一尺有半中可貯水五十升漢人謂玉晶盤與冰同潔茲庶幾焉驗之蓋正德間器也未幾客有載一白石山來求售者大不盈尺高倍之客不自知其名予曰此玉華石也出將樂洞雖工人稍斲其初而天造奇形故在巉巖礪礪光片片可鏡其陰則斗削壁立上下兩空洞有含煙出雲之狀卽小山賦不盡其奇矣因以布十疋易之客大溢所望而去頃予抱病溽暑喘息如焚思欲登雪山而浴冰井不可得

因取玉華石置左名之曰雪山白瓷缸置右而實以清泉名之曰冰井乃布竹榻其間坐臥焉遂覺暑氣漸微涼意漸洽間起而摩挲之則翛然山欲雪井欲冰也已而自笑曰炎方六月何自有冰雪哉夫霄壤之間凡可強而名者借也而吾以其不可名者寄焉亦借也豈惟拳石勺水爲然仰積氣而爲天俯積塊而爲地皆強而名之也託之乎象其形也天地且爾又何一物非借乎乃予之左雪山而右冰井也亦象其形而借其意耳漢書云清室則中夏含霜夫室可霜也安見山不可雪而井不可冰乎客有聞予言而

詹番流臺 卷之四十五
歎者曰信如子言不知真之爲借借之爲真矣客知言哉

登馬鞍山記

馬鞍山在州之東五十里許北負大江南臨下雒湖其高不下千仞週迴凡三里而與他山綿亘則百餘里予偶江行望山勢絕類天馬計不能飛跨之乃停舟江口攜兒無忌步過山逕徘徊仰視久之爽氣裊裊然可結乃有農人數輩邀於路蓋治予家薄田者遂從之抵其舍舍在山之南麓左右皆水村而後有崇岡竹樹蒙密坐上居然見湖南諸山蒼翠與水色

相盪田家景若此豈必輞川洛谷哉時農人爲予炊黍尚未熟予起遶舍傍西行數十步見田中荒壘凡數十相望成行農人相傳以爲古蠻王陳兵張設旗鼓處因言山顛有洗馬池但峻絕罕人跡至耳予益興發不能止農人初猶難之見予束衣奮臂而前則左推右挽由西麓攀竹木上雖荆榛披面藤蔓繭足不復顧稍倦則踞石少息踵凡數息始至而所經怪石若芙蓉若仙掌若錦屏若象馬類者不可勝數乃其上複嶺稍平可住足而觀所謂洗馬池者又當山之北凹廣二畝深幾五尋外隄之高如堅壁而陰靄

積生其中甚幽惜水涸耳意前代居人避亂者姑據此以待傳檄如謂蠻王洗馬其上而陳兵其下則負何險哉已躡東磴遂可挾江與湖爲兩腋而西招麒麟鳳皇諸山東望匡廬咫尺雲表矣旋藉草坐少頃無忌告饑予亦病暍思飲會農人有送酒至者欣然與無忌各盡三巨觥始能舉足覓樵徑下下至平林逢二客以壺榼來相勞因與俱飯田家別去夫天下名山多矣亡論轍跡所經未嘗愛勞卽神遊人口脛間猶恨不卽命駕乃茲山之奇在境內曾未聞有一登者而志亦堙滅不載今予雖造次爲此遊年又已過半百前之日得無爲山靈所嗤乎然茲遊竟奇矣萬曆庚辰孟冬廿三日記

谿南春遊記

予初買山谿南爲歸耕計蓋有兩別業云其一去城十五里曰梧塘卽梧桐山之趾也又五里曰西隴面蠻王砦居焉所居竝因田家之舊無所更置稍稍相地培竹木翼之越十餘年生意蕃殖頗爲泉石增幽勝予雖宦游四方未嘗一日不寄情于茲矣頃歲旣罷大梁參政歸往來兩山之間抱書課農野性甚適居數月故人張羽王自京兆別駕謫判吾州且至予

始巾車一出晤之今年仲春之朔予方從農人舉事
梧塘聞羽王適以勸農過乃趣童子燒筍炊糜俟之
已羽王果至吾兒無忌亦以壺榼從酒數行乘興登
山見紫芝獨榮手自采之歸而飲舍傍竹間不計杯
行予已陶然先醉至夜分就寢時猶聞羽王與無忌
談二氏之學不倦其明日羽王困宿醒晏起從予步
過西籬息九畹堂少頃扶攜登高岡坐茂樹間飲始
猶不勝杯酌已而望見石蘭溪水縈眇如帶有聲磷
磷響應林壑羽王曰醒解矣遂起攬衣而前就溪傍
列藉爲流觴之飲已復競取巨觴鼓飲之羽王又從

溪上望見顏子山三峯在天爽氣在其曾臆欣然欲
翼而登之予醉不能從羽王別予曰子休矣茲山茲
水不減蘭亭君家父子風致亦與逸少輩相當盍記
之予惟曲水之會賓從衣冠甚盛且選勝而遊曰修
禊事也今子以勸農郊行遇予田間豈有期而赴哉
故卽寓爲景俯仰皆足卽景命酌耳目可娛乘興而
來興盡而止茲尼父所以與點而蒙莊不自知其非
魚也今無論天地之大古今之遠卽茲尺寸溪流不
知䟽自何代一遇吾兩人遂得與洗耳濯纓齊潔不
則蠻砦中飲牛汗瀆耳然則物與我何常之有今世

詹垂洲集 卷之四十五
士率慕王氏風致願起而從之遊乃其流日騁懷臨
樂興感至以一生死齊彭殤爲妄且誕則非予之所
知予竊有志焉不言而羽王知之矣時萬曆六年仲
春三日

谿南夏遊記

是歲初夏東陽布衣方聖休氏自鄴來訪予其性雅
好山水及讀予溪南紀遊諸篇慨然心豔之予亦心
許之會郡中有成城之役湖濱居人趣運土石自利
不得猝買一舟往乃命家僮自具舟如筏董董受五
六人越旬日始就因亭其上而額之曰狎鷗以五月

之六日載酒脯登舟予兄子壻余敦甫與無忌無傷
兩兒從之舟渡南湖十里許平水遠山望之與天高
下生忽忽若有所會口微吟不絕聲少選入溪灣行
經古釣臺顧見其上崖石斗削霞彩爛然起自呼酒
賞之蓋卽南墅水口山也山故無名生因強予名之
曰霞石生曰山自茲顯矣又自呼酒賞之由釣臺而
南三里許爲碧湖又一里許古隄高柳水四時不涸
處則梧塘也梧塘故不入舟以鯁穴其隄潰一隙如
石門狀舟乃得入繫深樹間有泉淙淙自山澗落聽
之可以忘暑已從小徑造竹間席地飲二客與兩兒

呼六博引蒲相加其鋒甚敵予因起而辟之至夜生雖半酣猶能與予坐草堂詠螢火其明日生與敦甫馳兩騎登梧桐山熟視其來脈歸見後洞紫芝叢生隔籬大呼予異之予因與二客散步草堂左右諸山而後反少選友人趙汝修來與生談詩飲盡醉而別又明日生數趨過西籬甫登舟出梧塘遇友人熊惟登與吳茂才宗臯從孫寘拏舟適至因與俱西主客蓋八人矣其七人先予登岸步過石闌橋跡予與羽王流觴處班荆就坐予徐以肩輿來命童子用十巨觴浮白從青荷綠藻中流出無主客無少長競自取飲各竭其懽心甚者重觴在手不爲饜生又與無忌跣足立中流觴至輒攘而牛飲之予笑曰此雖以軍法行酒奈諸少年何然過矣予度其興發不沈洵不止遂起策馬去而七人者隨亦罷酒從之入舟經釣臺東過鎮山顧其堤岸柳陰甚濃艤舟納涼久之乃賈勇登鎮山之顛得陳時靈僊觀故址僅一老樹存而石弩斧劒諸異不可復睹矣俯瞰西灣蓋吾家種魚處在堤岸之內別瀦爲一水形如犢鼻杳森莫知其竟因覓兩小艇分載八人遵渚而浮周遭山隧間可二里許皆止水也生且醉采荷花著於冠而舉水

卷之四十五
若爲帶飄飄然有方外之風須臾有龐眉老人以短
笈送魚酒至且飲且歌載月而反生歎曰奇哉遊乎
予謂茲去羽王春遊時山不增高水不加深顧長養
之府載闢娛耳悅目之澤滋多禾黍旣齊木茂泉溢
百日之內風物較殊惜陽景之易流慨良朋之難偶
況由茲以逝漫然陳跡將孰覩其終乎予旣不能蟬
蛻以離塵亦不欲從流而忘反山水之間惟其所適
足矣何論奇不奇哉累日成詩若干篇屬生鳴舷而
和之餘子謙讓未遑矣萬曆戊寅重五後三日記

像教精舍記

夫佛寺之名精舍蓋漢明晉武爲之漢處摩騰東都
晉引沙門內殿像教自此顯矣乃古之儒者竝立精
舍教授生徒如謝靈運亦嘗自名其齋爲石壁精舍
豈二主借儒名以崇佛乎至如李約之從蕭寺買得
一蕭字自玩遂題其室爲蕭齋不又借佛名以飾儒
乎今孔陽王孫置精舍其邸中蓋兼之矣予友王元
美中歲好佛爲小祇園事之頃歲又好道師曇陽子
而受其偈戒閉關脩持因以所事佛像一尊致孔陽
而與之書曰此自西國來也西國高僧吐三昧火自
焚化去而其徒因膠餘燼成佛像高僧之靈異寄焉

非土木偶萬一也聞子好佛故以相遺子其嚴事之
孔陽故重元美名得之不啻如見休屠王祭天金人
而奉白馬馱經自西域至也因關所居依隱亭西別
築一室爲龕奉佛居焉旋以其家所藏宋墨本二十
四章經與諸禪宗內典及經史圖籍陳列左右於是
購得白瓷鑪紫石磬青蓮燈各一具用以脩清淨之
供日齋心其中而視精舍以外跣步皆妄境矣因名
像教精舍蓋萬曆庚辰事也明年始介方仲美氏問
記於予予竦意而嗟曰王孫不有其世而好文奇矣
至又不有其文而好佛若是哉夫四大非有三昧無
聲佛旨也西僧自焚可謂善離妄身而空一切矣太
何其徒不能忘而色相之以示人乎若孔陽則依位
而立可也不爾則佛骨佛齒漢唐名人業已水火之
豈一僧之死灰足寶乎如謂世無所不有雖五經所
不載不可便以意斷茲所謂疑信半矣予何敢爲孔
陽辭

涉江遊三山記

鄂之東界爲樊楚蓋有三名山云西山在鄂縣城西
三里東距西塞山百餘里由西塞逆而稍南十五里
則有所謂回山飛雲洞在焉余少嘗遊兩山頗愛其

奇然都不盡記憶頃得顧子承先生書談飛雲之勝而未及與俱遊踰歲乃與友人王行甫約又踰歲四月望前二日始得裹糧買舟偕方山人仲美江行凡三宿抵齊安則以野服肩輿取問道趨行甫園行甫聞余兩人至蹶然投袂起喜不自任園蓋枕柯山而門臨方池大可十餘畝環以古槐高柳繁陰匝地雖邈城郭條然清涼界也其內亭榭甚具皆不加藻飾而花石亦不盡珍第從一徑盤旋入爽時名竹嘉樹編次爲籬而脩蘿雜葢纏綿點綴所至如錦屏稍徙履他適則迎盼而迷也行甫善居園哉及暮以其從

孫子振來視余因與俱飲盡歡乘月登悠然樓臥旦起步園則露泠泠沾衣矣少選子振載酒邀過赤壁飲數行且去會鄒使君彥吉來見訪因許爲一日留移時又遇劉中丞養吾過齊安因與道故竟夕明日旁午始與仲美再過赤壁赴彥吉之招酒間微談知彥吉好我因與痛醉而各許有贈言夜歸則鄂縣門人朱時行熊履初來相迓屬仲美觴之而余高枕矣明日大雨長年有難色顧西山爽氣英英動眉睫間不能止趣之峭帆渡江泊寒谿口谿岸有石礪礪詢之則唐元結所銘坏樽石也從石旁登岸遶縣郭西

行經陶桓公種柳處迤邐度萬松橋凡九折而上九曲領踰領得脩阪深入一里許望見寺門乃熊伯子業已爲具寺中延予入寺在山之中乳故吳王避暑宮後廢爲寺晉名僧惠遠嘗於此說法層巒障後古木翳前左右兩山翼而抱之且與壽昌石門諸山連亘合沓而寒谿箬谷二水並經其下入江辟暑逃禪無踰此境惜殿宇垂壞諸僧僅識耨耰耳尋登樓就熊伯子飲時二客已怯雨無他興而余獨乘半酣賈勇呼蒼頭扶攜登其後絕頂撫試劒石西望楚子紅封地東瞻吳王都城竝在沮洳榛莽中不可復識何

論寺興廢哉時雷雨洊至從者多辟易獨兩生操瓢酒以從乃就大樹下各盡三巨觴又以其餘飲從者而後反行甫望見余濡首塗足一練袍如敝衲也軼然大笑曰先生得無濯天河來耶何壯也因復舉酒相勞須臾雨少止乃出山就熊伯子宿凡再宿伯子爲禮益恭又明日雨稍霽飯朱生所乃從二客孥舟登龍蟠磯磯隆隆起江中去岸不盈一里石勢蜿蜒如龍因名武昌記載嘗有龍蟠於此而庾信賦用其事皆誤也方與二客持酒坐磯石垂盡處豪飲以敵怒濤乃有劉生者攜具至與飲寺中數行遂放舟下

五里許起謁熊中丞墓去之蘭谿泊焉明晨方起櫛沐則回山飛雲縹緲霄漢儼然拱而招余余頗應接不暇蓋所見江上諸山皆東行獨此山回面而西因名回山而西塞山則又遠出其後奔而赴江爲樊楚內蔽因名西塞兩山邇相望也余三人從黃石磯登岸行經小山數重村落蕭疎巖谷窅窕絕類陶徵君所敘桃源路已穿一峽如括中復豁然闢朗乃得復隴南行不盡一里道旁臥一巨石如人長一身有半其平如底則據而少息仰視巖際有飛泉纏纏落可百餘丈絕似廬山瀑布令人心目頓清稍折而東一里許兩僧方除道迎客入一柴扃遶佛堂後得絕壁可五百仞上下兩洞深廣不及尋竝有雲氣出沒上者類石樓下者類蓋珠宮洞底泉滑滑涌莫知所自元居士所稱異泉是也泉分兩小澗遶佛堂右出漸出漸大已匯爲坎落最下一洞茂樹間不復可覩第颯颯作雨聲耳二客旣側足捫石登上洞窺其中無他奇余遂憚險止洞口列藉俟二客下聽泉細酌已又移坐坎石上靜聽之磷磷鏘鏘如奏金石亭午共餽僧飯且行余猶遲疑鄉道上所見泉落處當是奇境顧恨無所取徑僧亦逡巡難之有頃一蒼頭奮臂

攀長條自縊而下大呼得奇行甫遂飄然以身嘗險
下仲美繼之余後至俯睨厓極斗削不受足則一人
引縑維大樹上而以其垂授余度寸寸自汲可十餘
武又數人擁竹梯下之既下卽不知身所從至得三
石巖深廣皆倍兩洞其一卽百丈泉落處石多文理
如五色雲垂天而覆命之曰錦雲幄坐幄下觀泉泉
反在外連者貫珠濺者屑玉視道上望見時又一幻
也其一石多玄色玲瓏璀璨如聚多寶命之曰玄玉
府其一石多白色如石髓流而忽注繽紛連蜷莫可
名狀命之曰滴乳巖巖各可受六七八人旋令掃除班
坐呼酒以古兕觥浮二客曰此自世外一區古今人
足跡罕至吾屬以窮日造而有之卽巨靈之掌五丁
之力無所用藉令失此而去雖日陟回山而歲臥飛
雲洞何奇此庶幾有天牖乎客然余言起而觥余交
錯痛醉反照在絕壁矣徐躡梯引縑而上如下特別
僧去過臥石則又據而回觀百丈泉醉忽漸解因命
之曰醒酒石是夜舟泊道士磯下明日行甫稍病醒
余兩人曳而強起登西塞山寰宇志稱西塞高一
百六十丈周三十七里今所登乃其橫江一面耳山既
峭崿而其下磯水衝激震撼蓋吳楚要害地如周瑜

破曹操劉裕攻桓玄皆據此險取勝是也其麓多怪石夾徑蹲踞相扼如當關者不可勝數石窮見一荒寺叩之無僧又西上數十折皆躡石梯行梯窮而道觀出觀在山半萬石與萬木爭長爲林疑卽玄真子棲隱處擬造絕頂則道險不可復升第登樓俯江北諸山大者如百斛困小者簪筆覆敦耳乃長江自嶓岷來不知凡幾千里東逝無晝夜則元氣之所乘哉屬行甫病憊思歸遂罷酒送之附估船去余亦與仲美鼓枻而東吳子曰予登西山與西塞山蓋不勝其懷古而悲上下數千年代謝興亡盡一瞬也夫王略霸圖非有可恃則何恃而不堙滅哉及過回山弄石丈泉而探古初靈閣則飄飄然有遺世冲舉之思矣萬曆壬午夏五月五日記

登峽石山記

峽石枝自州北之雲山蜿蜒西南行三十餘里脫跡入門坊湖昂首面蓮華山庫其後如曳尾形類蝸牛故俗又呼爲蝸牛山夏秋湖漲山宛浮水心冬涸則湖平爲陸惟有小沙谿屈曲遶其趾而出門坊亦一小奇觀也往歲德興人徐善述嘗登茲山爲人卜陰宅曰得之當大貴里中少年誤信之至有乘夜竊葬

其左右腋者率置其親水渦中而不悔予聞而竊笑
之頃予爲先大夫卜遷蓮花山之中乳而茲山儼然
當其前心又竊喜之負土之暇偶從諸客登焉山僅
二畝許土不勝石又孤立空曠其三方皆欹仄無置
踵處四顧面面受風獨西南一頂傑出有端冕垂紳
之象乃知茲山之來固有爲也徐生何面謾八哉萬
曆辛巳蜡日記

登道士山記

予登峽石之明日友人司性初氏裹飯來訪予因與
步過蓮花山循湖而南一里許漸近道士山麓山本
斗削瑰奇又其時日已西垂落霞倒映諸怪石仰而
視之金碧炫目空翠追天表遂賈勇躋足覓樵徑以
徃直躋其絕頂蓋巖然與峽石相望爲蓮華內戶回
視所謂蓮華山者大自有真氣英英可摘南睇門坊
兩巨石如狼牙相扼則外關也北自長樂堰以下水
凡數十道竝匯于湖而洩之長河達大江四山羅列
若環衛者不可勝數故山雖不滿百仞而百里之勝
可一縱目概焉已從厓間見一石突起北面拱立若
道士禮斗狀山因得名皆郡志之所闕也予嘗覽方
輿青城丈人華山玉女匡廬五老武夷大王類以石

之似人者名山遂爲載籍所豔異而好事者至今膾炙之顧其實亦道士之類差有小大卑高耳乃茲山不爲郡志所采而惟樵兒牧豎日躑躅其上豈以託非其地不足奇耶而又何以有道士名也予於茲遊不能無長嘅矣

甌甌洞藁卷之四十五終

